

漢戲曲集

2



現代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410B

國漢戲曲集

第二集



1933

第二集自序

在招商局收歸國有同時出賣四棧的時候，在江灣災民數千人向市府請願的時候，在劉文輝反攻成都與劉湘田頌堯的軍隊巷戰數日，傷亡數千，損失達千萬元以上的時候，在東北數十萬義勇軍在冰天雪地之中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奮死抗戰的時候，……我借着亭子間的電燈光寫成第二集的自序。

自從打破了過去的那種編定法，我這一小集子中間也包含了各時代的一些作品。——從一九二一年那種感傷時代一直到開始更政治的注意各種社會現象的現在。這些作品有的經過多少次的

上演，有的甚至還不曾發表過，但我敢於自信地說：牠們都足以表現我這十幾年來從戲劇藝術這一領域來追求真理的過程，儘管牠們中間有的還不曾牢固地把握着真理，然而作者確是在嚴肅地追求着牠，憧憬着牠，他相信他將漸次接近真理。

一 獲虎之夜

這一個劇本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剛回國的那年寫的。那時我們家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我和老郭們雖然同居民厚里，卻以很小的個人間的意見離開了創造社獨自幹一個南國半月刊，這篇作品就發表在牠的第二期，但不曾登完而南國半月刊已停，後來直到出‘咖啡店之一夜’（中華出版，劇曲集）纔正式發表。

這作品發表那年似乎我們已在辦南國電影劇社，那年學校劇團演這個劇本的有十三處之多。而最成功的要算上海藝術大學學生在四川路青年會演的那一次。樸素的背景，和化粧，舞台上息了一

切近代的燈光，而代以柴火，對着那熊熊的火光每一個農民的面孔都生動起來，同時從魏福生的談易四鬮子打虎到黃大傻的談在細雨天的晚上遙望蓮姊窗上的燈光，幾乎每一句話都給了觀眾甚大的銘感。直到現在我也覺得那回是我很得意的演出。後來以同一學校的學生，並且使用電影公司精緻的佈景，卻因種種緣因，遠沒有那次的效果。就是後來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在日本人俱樂部演的時候，雖然效果不壞，而佈景燈光等等遠非作者本意。那次是同谷崎潤一郎氏去看的。我對谷崎氏發了許多牢騷，以為若依作者自己的演出當有迥然不同的舞台面和效果。但谷崎氏仍頗贊成這個劇本，改造社編‘現代支那號’的時候他曾推薦此篇，我因為這中間對話太多，想大加刪削，纔換了一篇‘午飯之前’。谷崎氏認為很可惜。

我事實上有多少年也不曾重念過這個劇本了。到一九三二的現在再檢閱一過，覺得不必十分改動也可以的還算這一篇。因為儘管有幼稚的感

傷的地方，而純樸的青春時代的影像還可以從這作品中追尋出來，這就是使人難捨的地方了。並且這作品在題目上也接觸了婚姻與階級這一社會問題，一個浮浪兒童愛上了一個富農的女兒，在當時必然地會產生這種悲劇，在現在我們不免有些不滿的是這浮浪兒童就那麼自殺了，蓮姑娘是那麼父權底下宛轉哀啼着，不曾暗示半點光明，這樣的戲劇如同這樣的事實一樣，在勞苦大眾從決死鬥爭中找出路的現在是不可能的，這裏打着從一九二一——一九三二這十一年間時代進展的痕跡。

又作中的黃大傻的原型是十數年前每到新年在我們鄰近唱春的羅大傻，多年不曾還過故鄉，恐怕他也早在什麼廟的戲台底下死了罷。

二 顧正紅之死

當鄧仲澐在西摩路上海大學主持教務的時候因為我也在那裏教幾點鐘書，就時常談起一些文學創作上的問題。他勸我寫寫那時剛過去的五卅

事件。無疑地，那時談起五卅事件就和現在談起一
• 二八事件一樣是血痕猶新的歷史。西摩路上大的校舍那時也剛從帝國主義者手裏收轉來的。上大的學生有許多是那次事件的犧牲者。假使我要寫那一事件是不怕沒有很詳實的材料，不，材料是太豐富了，太現成了，那事件本身就是一個極壯烈的悲劇——索方被壓迫民族英勇地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

但是那時的我顯然還沒有擔負這一任務的準備。我一方還留戀在藝術至上主義的迷宮，相信每一作家祇應作詩不應作宣傳，一方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僅有極模糊的，英雄主義的見解。雖然在我的創作計劃中，和‘黃花岡’，‘黃鶴樓’相竝，也有寫五卅事件的‘黃浦灘’。但事實上我那時並不很理解五卅運動的偉大的社會意義。假使寫的話也當然寫不好。（不過沒有寫真是可惜。許多材料還不曾加以研究的到現在都散失了。）

‘顧正紅之死’雖然也不是那時候寫的，卻因這

事件是五卅事件的直接動因之一，當時是決定作為‘黃浦灘’的第一幕寫的。假使真有‘黃浦灘’這個劇本，那麼這七八年來算我還僅僅祇寫了這第一幕。

寫這劇本的時候是預備來紀念一九三一年的五卅的，那時候我在一種非常窮乏而寂寞的環境中找不出半本參考書，祇是根據僅少的一點材料，加上自己的想像寫成的。寫成之後又發見一些材料纔加以如現在的改作，改完之後想起來覺得真是慚愧，京漢路大罷工這一中國無產階級最初的偉大鬥爭，不曾被中國作家寫過，而有日本劇作家村山知義替我們寫的‘全線’，萬縣慘案這一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民衆的暴行也不曾反映在中國作家的任何作品裏面，卻有蘇聯劇作家特萊察可夫替我們寫的‘怒吼罷，中國’，五卅事件這一中國被壓迫大衆空前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在寥落的中國新劇壇也尋不出任何值得注目的表現，祇能以這樣貧弱的作品塞責，這是何等的恥辱。除了希望新興劇

作家們注意到這一偉大的歷史題材底描寫外，我也期望着自己更大的努力。

三 姊姊

這是我寫得最順利敏捷的一個劇本。地點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喊殺聲每早晨都殘酷地送到你的耳邊來的江灣路某宅，時間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一兩月。那時候大道劇社將到蘇州演劇，蘇尼亞把孩子寄在千里家裏也要去幫忙，我爲的怕他們的節目不夠纔寫這個劇本，而且特別獻給蘇尼亞的，因爲我相信，假使她演這劇中的姊姊而保羅演弟弟，那一定會成功的。但事實上當我動手寫的時候他們已經上蘇州去了，及至我寫成，他們已經回來了。

這劇本和其他許多劇本一樣是在蠟紙上寫成的，印的時候蘇尼亞曾幫過我的忙，她除簡單地批評了這劇本之外沒有說半句話，——她後來很快地就北歸了。念這劇本的時候我心裏湧起一脈脈

的幽涼。

我是時常皺着眉頭，
我火山似的熱情，
找不着噴火口，
你也是皺着眉頭，
你把那一切的一切
當作一杯毒酒，
你不願再喝了，
你抽身就走。
孩子是死了，
——那可愛的修！
‘姊姊’在那裏害病，
‘弟弟’重作了羈囚。
真是不堪回首啊，
一九三一年的秋！

除了上述的意義以外這劇中的姊姊也有一個原型的，那是 P 的親姊姊。他的姊姊，是一個織洋襪的女工，曾經竭全力幫助過她弟弟的教育，因為

她少年時代曾經做過軍閥淫威的犧牲。但她離了那軍閥後發奮自立，而且傾向革命，凡她弟弟所說的她都是最熱烈的同情者，當一九三〇年 P 出西牢時她從內地趕到上海來接他。她到獄門見着她弟弟，半個字也不講到家裏的事，祇報告他一些革命形勢的新的發展。我以為像 P 的姊姊實在是一種新型的女性，她應該是我們大家的‘姊姊’。

四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從上演的那一天起就鬧了一些個人問題的是這個劇本，這也許因為寫了一些女性的緣故罷。

事情是這樣的。——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全中國勞苦民衆普遍的反帝高潮。不用說革命的智識份子較多的學生界了。C 大學在當時以及在現在都要算比較急進的學校，牠的教育學院在一個什麼紀念會想要來一次演劇，通過某君來問我們要劇本，但指明要以‘女子純粹（不帶何種政治色彩的意思）反日’為題材的劇本。因為他們女子

比較多的緣故。取着來者不拒的態度的我很乾脆的就答應下來了。

——隔幾天來拿劇本好哪。

但是，什麼纔是‘女子純粹反日’呢？女子有一些什麼不同的傾向呢？她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東三省可以有一些什麼反映呢？

那時候恰好遇着了錢杏邨先生，我把這題目告訴他，問他有什麼材料可以供我的參攷的沒有，他很不猶疑地介紹給我的是方英君著的‘中國女作家’評傳。那小冊子中間似乎包含了九個女作家，依杏邨先生的意見約可分爲三個不同的階級層，從封建資產階級一直到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每一層可以拿一兩個人代表，而根據她們平日的藝術觀社會觀來決定她們對於這一偉大事變的可能的或必然的態度。——由他這一種意見我就很迅速地決定了我寫這‘暴風雨中七個女性’的輪廓。

這劇本在Y女士的每日遠道的催促下，匆匆地寫成了。在C大學上演的那晚效果是很良好的。

但在批評會上大夏大學的某君以爲在目前的政治任務說來這劇本是非常的不夠。

後來這劇本以 C 大學原有的 Cast 在市商會又公演過一次。那次是演在‘亂鐘’‘活路’等比較情緒高的劇本以後，這劇本的效果就不如前了。五月花劇社在杭州公演時據說曾經提出過這劇本沒有經當局通過，而閱昨天晨報的南京通信卻知道南京某女校曾上演此劇於民衆教育館收了很大的效果。

這劇本雖曾在九一八以後幾度上演但從不曾發表過，直到蓬子編文學月報，他從 M 君處找得一種殘破的油印稿本纔把牠發表在月報的創刊號。因爲原稿既不清晰，又不曾經作者校正，觀點錯誤的地方不用說，就是字句乖誤之多也遠在‘戰友’之上。發表之後經數月之久又引起了一些女作家的責難，但我既於各女作家無主觀的愛憎，又初無‘影射’或‘攻訐’她們的存心與必要，關於個人的部份我不必論及。這裏祇公開訂正一些重要的政治

分析上的錯誤，作為我的自己批評。我以為這是評價這個作品最重要的關鍵，其他不過藉來發展這個故事罷了。

第一，這個作品是寫女作家的一羣對於九一八事件的義憤，因而組織起來參加羣衆運動的。但是作者在這劇中對於九一八事件的意義，並沒有很正確的分析。在應該是代表作者自己意見的黃薔的演說中頂多說明了帝國主義者不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進一步的發展，說明了英美帝國主義不會替中國主持公道，而完全沒有提起日本帝國主義這一軍事行動是代表國際資本主義國家向蘇聯進攻，以及鎮壓中國革命這一重大意義。這樣就決定了這個劇本的政治意義的大小。

第二，這作品中一個重要的穿線人物是張綠痕，她是從東北逃到南方來的，在她的對話中時常說到‘中國的一線希望在南方，’以及‘南方民衆比較北方醒覺’等等的話。這完全是誤視了全國普遍的反帝高潮的話，在一年以來風起雲湧的東北義

勇軍目前仍在冰天雪地中冒風寒忍饑餓與日本帝國主義決死抗爭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說北方民氣低於南方。

第三，這作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凌雲，在黃薺蔣珂們去參加示威之後，她獨自待了一會兒說：‘她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待在屋子裏幹嗎？我也去罷。’於是她也去參加示威去了。這樣兒戲的‘轉變’是不會有的。對於資產階級這樣兒戲的‘估量’是說明我們還不曾接受過去中國革命的深刻的經驗。我們當然是要吸收廣大羣衆參加革命的，然而不是要他們‘趕熱鬧’似的參加，不能準備好一個落後羣衆‘轉變’的‘必然’而一相情願地使她轉變，不但是‘玩弄革命’也是‘玩弄戲劇’。

此外還有其他的缺點，但和上面說的幾點一樣，在這個集子裏都可能的改訂了。

我雖不很愛這個劇本，但也相信‘這樣的材料是可以採取的’。（杏邨語）

五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這個寫公共汽車罷工的劇本算是最近的作品之一了。值得說一說也有三點。第一，比較現實的處理這樣的題材在我還是初次，比‘火之跳舞’自然是進步一點，但還是不夠，不熟練。無疑地這聯繫到作家實生活問題，老守在小資產者的生活的環境中不能堅決地投向勞苦大眾中去，親近大眾的生活，是不能無法寫出大眾所須要的作品。第二，劇中意識沒有多大問題，而用語不像工人的話，像知識份子的話，——這是一般的批評。這個缺點又是和上面所說的實生活問題相關聯的。我想以後可以逐漸克復牠的。第三，這劇本在北平由劇聯會兩度公演，結果以為地方性較重比較不能喚起北方大眾的實感。同時後面結局的地方太幽靜了，或是‘太詩意了’，比較不能適合革命羣衆高漲的情緒。這一個貴重的報告使我們更加相信祇有‘內容來決定形式’，新的戲劇藝術是要從大眾的

呼吸裏找出來的。

十一年間的創作生活，追尋起來自然有種種的感想種種的故實，匆忙之中也寫不出許多。好在我們不像那些年未四十就急於刪定著作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西洋一些大的劇作家其重要的作品寫成都在四十以後，我們都在壯年又生當這種暴風雨的時代，寫的機會多着哩，留到以後再談罷。

一九三二，十一，二十四。田漢

目 次

獲虎之夜

顧正紅之死

姊姊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獲虎之夜

獲 虎 之 夜

時間：某年冬夜

地方：長沙東鄉某山中

人物：魏福生 富裕之獵戶

魏黃氏 福生妻

蓮姑 福生獨生女

魏胡氏 蓮姑之祖母

李東陽 鄰人，甲長

何維貴 李之親戚，農夫

黃大傻 蓮姑表兄，貧顛行乞

屠夫，周三 魏家所雇之長工

佈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鄉人飯後的休息室，客來時的應接室，冬夜的圍爐向火處）開幕時魏福生坐爐傍吸水煙。其母老態龍鍾坐圍椅上吸旱煙。福生之妻正泡茶。蓮姑十八九歲好女子，雖山家裝束而不掩其美。將泡好的茶用盤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給其家的傭工。福生目送其女出去，對其妻低語。

福生 我們這孩子嫁到陳家裏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樣多的媳婦，我都看見過，單就人物講，很少趕得上我家蓮兒的。

黃氏（感着一種母親樣的誇耀）前幾天羅大先生也是這樣說呢。可是也不知道費去我多少心血纔替他掙了這樣多的嫁奩。不然，單祇模樣兒好，嫁奩太少也還是要遭妯娌們看不起的。

祖母 但也當感謝仙姑娘娘，難得這幾年家道還

好，新近又連打了兩隻虎。不然的話，你有這樣順手嗎？

黃氏 銃已經裝好了沒有？

福生 早就裝好了。可是還沒有上線。等到稍微晚一點，把線上好，今晚是準有的。

陳氏 再打了一隻時，我的蓮兒又可以多一樣嫁裝了。我還想替她到城裏去買一幅錦緞被面，買一個繡花帳簷哩。沒有幾個日子就要過門了。不趕快辦，恐怕來不及。

福生 我這次若打了一隻大點兒的，也不必抬到城裏去請賞，最好把皮剝下來替蓮兒做一牀褥子，倒也顯得我們獵戶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隻虎的時候，就有這個意思。蓮兒，你……（回頭不見蓮兒）蓮兒怎麼不進來？

黃氏 她大約聽得說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己房裏去了吧。

福生 像她這一向還好，從前她真是不聽說，真把

我氣死了。

黃氏 我不也是很氣嗎，聽她晚上那樣的哭，我又是恨，又是可憐，……那顛子還在廟裏嗎？

福生 唔。還在廟裏。住在那戲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驅逐出境，怎奈地方人見他年紀又輕，又沒有父母，也不過有些傻裏傻氣，並不爲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辦，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黃氏 不過近來也沒有看見他走我們門口過身了。

福生 大約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罵，不敢再來了吧。那種顛子單罵他兩句，他是不怕的。

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憐啊。你罵他兩句不要他再來了就夠了，打他做什麼呢？

福生 你老人家那裏曉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顛，可是他對蓮兒一點也不顛，我起初以爲他是顛子，所以蓮兒和他頑耍，我也不大管他，後來人大了，他還天天來找蓮兒談笑，

蓮兒也彷彿非他很不快活，我纔曉得這事不是頑的。那時候他的母親剛死不久，我好好的對他說，我薦他到田家墩一家農家去看牛。他說他不願到那樣遠的地方去，又說他雖然無家可歸了，但怎麼樣也不肯離開仙姑嶺。從那時起，他就在廟裏的戲台底下過日子。可憐也實在可憐。但是一想到他會害得我的蓮兒不肯出嫁，真是可恨。

黃氏 好了。現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為他的緣故，使我們替蓮兒選了現在這一家好人家。

福生 (忽然想起) 喂，前天蓮兒到那裏去來？

黃氏 同下屋張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機匠師父家裏去來。我要她送幾斤虎肉去，順便問他那匹布織完沒有。

福生 以後要屠大爺送去好哪，姑娘們不要到外面跑。我彷彿看見她走那一邊嶺上下來的呢。

黃氏 你為什麼問起這事呢？

福生 蓮兒有好久沒有出門，我恐怕她又跑到廟裏去。

祖母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有什麼要緊？

福生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自然沒有什麼要緊，我祇怕他又去會那顛子呢。

黃氏 有張二姑娘跟着決沒有那回事。並且蓮兒自從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顛子忘了。

福生 惟願得如此纔好。

（此時外面有人聲對語。李東陽帶何維貴來訪福生。屠大迎之。）

屠大 （在內）哦，李大公來了。請進。

李 （在內）哦，大司務，福生在家嗎？

屠大 （在內）在火房裏坐。請進。（登場）客來了。
（退場）

（李何登場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生 哦，甲長先生來了。請坐，請坐。這位是誰？

李 這是舍親，姓何。住在坡裏，（長沙東鄉稱田野

間爲‘墩’山谷間爲坤)

福生 原來是何大哥。幾時進坤來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來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進坤的。他家幾代住在墩裏務農，很少到坤裏來的時候。他是我的姪郎的哥哥。前回我到墩裏去散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談起坤裏過的怎樣的有趣，柴火怎樣的，坡土怎樣的好，晚上怎樣可以聽得老虎豹子叫。把這位老兄喜歡得不亦樂乎。又談起你家新近打了兩隻虎，於今一隻抬到城裏請賞去了，一隻還關在籠裏讓人家看。他家裏人從來沒有見過老虎，個個都想來看看，這位老哥，尤其動了意馬心猿，一定要同我來。他家的父親說這幾天事忙，要他隔幾天來。所以今天纔來。我也今天纔從春華市回來。

何 (忽聽得什麼叫，忙着扯住李手) 這是不是虎叫？

福生 (笑，同坐皆笑) 這不是虎叫，這是我家後面

豬圈裏豬叫。

何 怎麼坤裏的豬叫法不同？

李 坤裏的豬和墩裏的豬原是一樣叫的。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罷。……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裏去了嗎？

福生 抬去四五天了。

李 怎麼你沒有去？

福生 我沒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順便辦一些貨回。我在家還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 那麼，維貴，你來得不湊巧。你那樣要看虎，及至進坤來，虎又抬去了。

黃氏（一面獻茶與客）真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來還可以看得到哩。嚶嚶，沒有抬去的時候看的人真不知道多少啊。就是抬去之後兩三天還有許多人趕來要看的，都看個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從城裏回，也來看虎，她逼近籠子側邊站着。聽得虎一叫，人往後面一退，兩手望前一拍

把手上帶的一對玉釧子也打的粉碎了。

何 嚶呀。好兇！

李 (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真傳得遠，連春華市那一邊都知道了。那地方的都總太太都想來看一看呢。可惜你們家就把牠送到城裏去了。

福生 不要緊。今晚若是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打一隻。不過恐怕捉不到活的罷。

李 什麼，又裝了陷籠嗎？

福生 不是陷籠，是抬槍。現在等人靜一點，就要上線呢。

李 裝在什麼地方？

福生 裝在後面的嶺上。

李 那地方沒有人走嗎？

福生 這樣的晚上有誰要跑那邊嶺上去，並且誰不知道昨天已經發了山。

李 那麼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隻大虎。明天還要請我喝一杯喜酒呢。

福生 那自然啦。正應請甲長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蓮兒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今晚若是打了一隻虎，我要把喜酒更熱鬧的辦他一下，請甲長先生多喝幾杯。

李 哦，不錯，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還沒有預備一點添箱的禮物哩。

黃氏 嚶啲，大公不要又來費心。前天承大挨馳（祖母之意讀若 Ngai Zieh）送來了一個布，兩個被面，我們已經不敢當得很。

李 那裏的話。應當的，正應當的。陳家幾時過禮？

黃氏 初一過禮。

李 你們這頭親事真說得好。真是門當戶對。不要說我們的門前上下，就是我們這鎮裏都是少有的。

黃氏 你老人家說得好。

（屠大登場）

屠大 大老板。我們可去上線了吧。

福生（時房中久已點燈。爐中柴火熊熊，福生起

視窗外)。可以去了。你們要小心些呀。

屠大 曉得的。

李 你們家這位屠司務真是個好人。

福生 哼。他很可靠。

黃氏 有一句講一句，屠司務真是個老實人。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長工從來沒和我們家裏鬧過半句嘴。哦……說起又記起來了。你老人家裏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閣了嗎？

李 唔。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鷄坡侯家裏去。

黃氏 侯家裏！那真是好人家呀。三十幾人吃茶飯，長工都請了七八個。二姑娘嫁到那樣的人家真是享福啊。

李 嗨，分得她們有什麼福享，不過可以不挨餓罷了。他家的媳婦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睡得晚，紡紗績麻，斟茶煮飯，漿衣洗裳不在講，還要到坡裏栽紅薯，田裏收稻。一年到頭勞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煩了。

- 黃氏 不過也要這樣的人家纔是真正的好人家。
越是一家人勤快，越是興旺。
- 李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這一點，纔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她的娘痛愛女兒，聽說侯家裏是那樣的人家，起初還不肯回紅庚呢。
- 祖母 福生，你叫胡二爺到柴屋裏去弄些硬柴來。今晚若是打了虎還有好一會耽擱呢。
- 福生 我自己去罷。（起身出門）
- 李 挨馳，你老人家真健旺得很。
- 祖母 咳，講給大公聽，到底年紀來了。現在也不像從前那樣結實啊。
- 何 你老人家今年幾十歲了？
- 李 你猜猜看。
- 何 我看……和我的挨馳上下年紀吧？
- 黃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紀？
- 何 今年七十五歲，
- 黃氏 那麼比我的挨馳還小一歲呢。
- 李 他的挨馳也健旺得很。我早幾天在他家裏，還

看見她老人家替她的孫兒繡兜肚呢。

黃氏 我的挨馳眼睛不如從前了，可就是腳力好。仙姑殿那樣陡的山，他老人家還爬得上去。從半山到正殿去不還有一百二十來級的石台階嗎？他老人家一氣走上去還不費多大氣力，反把我走得腳軟手麻氣都喘不過來。

李 我們後班子真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輩之意）

黃氏 是啊。

祖母 我們算什麼，你沒有看見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那一個不說他健旺。八十歲那年還和後班子賭很，推起兩石穀子上山呢。

何 嚶呀，我都做不到。

祖母 你們十八九歲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有勁的時候，有什麼做不到。

（福生抱柴來，放在火爐灣裏）

福生 你們講什麼？

李 我們正談起現在這班少年還不及老班子的有勁啊。

福生 這是實在的話。就拿我們獵戶講，現在的獵戶那裏及得從前的獵戶的本事高。不過打獵的器械哪方法哪都比從前精巧些，也不必費從前那樣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從前那兩隻虎是怎樣打的呢？

福生 說起來，也很有趣，我們去年也還打過幾隻，可沒有今年這兩隻來得容易。第一隻尤其來得容易，那時我家剛做好一隻陷籠，還沒有抬到山上去裝置。就把他放在豬圈後面，把籠門打開，原祇望萬一關一兩隻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夜忽然聽得豬圈裏的豬大亂起來，接連聽得幾聲扯鋸子似的大吼。我們爬起來，拿了獵槍，虎叉，掌起燈，望豬圈後面一看時：原來籠子裏早陷了一隻小牛似的猛虎。那隻虎走我們屋邊過身，聽得豬圈裏有豬叫，想來吃豬，沒有別的路可以

進來，便走那籠子裏鑽進來，用爪子猛力去爬豬圈，不想機關一動，後面的門就關下來，再也別想出去了。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木籠，比前一個更加精巧得多。抬起裝在那條嶺上的亂樹中間。四周圍都用樹枝蓋好，祇留一條進路。籠子後面又放些豬羊鷄鴨之類，都替牠們縛了腿子，讓牠們在裏面亂彈亂叫。冬天裏的餓虎，走嶺上過身，聽得亂樹中有生物叫着，那會不進去找食物的咧？果然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又裝了一隻老虎，這就是五天前抬上城請賞的那一隻。

何 打虎就這樣容易嗎？

福生 那裏。這不過我的運氣好罷。遇着難對付的還是要費無窮的氣力。你不看見仙姑嶺下有一個長坡嗎？那裏原先並不是現在這樣的光坡，卻是一帶深林。因為近處的人知道中間是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到那近邊去砍柴，爲的沒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帶

深林越長得不見天日。但是最初雖不敢去砍柴，卻也沒有別的事故。到後來裏面的虎漸漸多了，常常出來捉近邊人家的豬和雞吃，晚上吼聲不絕，近邊人家都不敢安心睡覺。後來索性把長坡易四聾子的兒子咬去了。易四聾子是我們鎮上有名的獵戶。他們夫婦的膝下祇有這個兒子。那時他剛從城裏回來。聽說兒子被虎咬了，痛不欲生，賭咒要殺盡那坡裏的虎。他還有一個朋友姓袁，也是個有名的獵戶，渾名就叫袁打銃，也願幫忙來除掉這地方的大害。易四聾子每天背着獵鎗，提着刀，到那坡裏去尋。有一天果然給他尋出一條路來。照那條路走去，就到了那虎窩裏。一看母虎不在家，祇賸了四個小虎在窩裏跳。易四聾子看見很覺得好玩。再一尋時，看見那虎窩旁邊還剩了些小孩的頭腿，易四聾子不看猶可，一看見了這些頭腿祇恨得咬牙切齒。一陣亂刀

就把那些小虎都殺死在窩裏。易四聾子知道母虎回來看了，一定要尋仇。第二天就邀袁打銃和許多獵戶來圍山。那天那母老虎回來看見自己的兒子都殺死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圍山的時候，牠坐在窩裏等。

(忽聞許多獵犬聲，屠大和二三夥伴從山上回來。)

(屠大周三登場)

福生 裝好了嗎？

屠大 全都裝好了。

福生 山上沒有人走嗎？

屠大 這時候有什麼人走到那樣的嶺上去？

黃氏 屠大爺，周三爺，快來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三 也不怎麼冷

(黃氏折些帶葉的乾柴，燒起熊熊的火來。

屠周二人烘着。)

李 屠大爺你的衣袖子爛了呢。

黃氏 昨天我要他交給蓮兒替他補一補，他又不肯。

屠大 我的衣那裏敢煩蓮姑娘補呢？橫豎在山裏作活的人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裏去跑兩趟，鐵打的也要扯爛。

甲長 我多久就勸屠大爺討一個大娘子，他總不聽，不然。你的衣爛了，不早有人替你補起了嗎？

屠大 甲長先生，你也得體恤民情呀。你看我們養自己不活的人還能養活人家嗎？

李 話雖是這樣說，老婆總是要討的。也沒有見單身漢子個個有了錢。也沒有見討了老婆的個個都餓死了。我還是替你做個媒罷。

周三 我也替你做個媒罷。

屠大 (笑向周三) 你替我做個什麼媒呀？你有什麼姑子要嫁給我呢？

周三 說起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卻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後屋朱太大的大小姐。

屠大 後屋有什麼姓朱的太太？

(福生合黃氏早笑了。)

周三 就是那豬婆的大小姐呀！

屠大 (打周三)你這小壞蛋。

福生 喂，屠大爺，你快去把那些器械安頓好。等一會就要用呢。

屠大 好。周三爺你趕快替我磨刀去。

(兩人下場)

甲長 今晚上一定又該你發財呢。

福生 哈哈，這些事是要靠運氣的。法子總得想，能不能到手可說不定。

何大 第二天又怎麼樣呢，魏老板？

福生 (突如其來，摸不着頭腦。)第二天？第二天什麼事？

何大 第二天他們去圍山，捉到那隻虎沒有呢？

福生 啊，你是講剛纔說的易四鬮子打虎的那件事啊。好，我索性對你說完了罷。第二天易四鬮子邀了袁打銃和本地方好幾個有名的

獵戶去圍山。易四鬮子和袁打銃奮勇當先。其餘的獵戶祇遠遠的包圍着，易四鬮子又讓袁打銃做他的後援，他由他昨天發見的那條路，一步步逼近虎窩裏去，等到相隔不過一丈來遠的時候，他早由樹後面瞧見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那裏等他，他不待牠先來早裝好獵鎗，朝那老虎頭上一槍打去。那老虎聽得槍一響，照着槍煙，一個躡步撲起來。易四鬮子本來想等他撲來，舉起刀去刺牠的肚子，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老虎撲到他的頭上來了。他丟了鎗刀，趁那當兒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頭緊緊的頂住牠的咽喉，把兩隻腳緊緊的撐住牠的後腿，任牠怎樣的擺佈，他祇死命的抱着不放。這時易四鬮子的好友袁打銃，和其他許多獵戶看了這種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還是袁打銃隔得比較近一點，爬到一枝樹上，覷得準準的對那老虎連發了兩槍，那老虎打

急了。候他第三槍到來時，牠就地一滾，那槍子卻打在易四鬮子的腿上。雖然沒有打中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縮，那頭上也不由得鬆下來。那老虎趁這個機會，轉過氣來，大吼一聲，把易四鬮子的腦袋咬了半邊，掙脫了易四鬮子的手，幾跳幾躡的跑出重圍去了。那些獵戶那一個敢擋他的路。袁打銃雖然接着連發了幾槍，但是已經救不了他的朋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遺體，一面也發誓要除掉那隻老虎替他朋友報仇。從此以後袁打銃常常一個人背着鎗，去找那隻老虎。後來雖然也打了好幾隻虎，但始終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隻。他有一個兒子，叫和兒，十四五歲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後他的朋友的仇就不能報了，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樣子對和兒說，叫他長大了也做一個獵戶，務必尋到這隻虎，把他打死，把皮骨去祭他朋友的靈，纔算孝子，因此和兒心

目中常常有這麼一隻虎。

何大 他的兒子後來打到這隻虎沒有呢？

福生 你聽哪。第二年春二月間，和兒和幾個鄰舍的小孩到楓樹坡去尋驚蟄菌，這個坡裏也因為林子很深，許久沒人砍動，地上木葉落的多。所以每年結的菌子也最多。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興，越高興就不顧危險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孩嚇得叫也不敢叫出來，拚命的扯起他們跑。他們問有什麼。他說：‘有虎！’那些小孩子聽得有虎，大家都往外跑，把取下來的菌子丟滿了一地，踹得稀爛，但他們跑了好一陣，卻沒見什麼東西追出來，細瞧有虎的那邊的林子，一點響動也沒有。他們都很詫異。內中有大膽的就依然跑到那邊林子裏去探看，袁和兒便是一個。一看那深林中間，卻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隻剛纔嚇起他們亂跑的猛

虎。嘴裏咬着一塊什麼東西。兩隻眼珠睜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兩隻腳自然要軟下來。可是一宗，那怕他們兩次訪牠，牠不獨不動，連哼也不哼一聲，仔細一聽，連氣息都沒有。袁和兒膽子最大，檢起一塊石頭照那老虎的尾上輕輕打上去，牠依然一絲也不動。袁和兒知道世界上沒有這樣好氣性兒的老虎。一看牠的頭上還有一兩處傷痕，心裏早已斷定是他父親時常對他說起的那隻老虎。他對他那些小朋友說了，他們依然沒有人敢攏去。還是和兒跑攏去把那老虎一推，嘩啦一聲倒了，原來那隻老虎自從咬了易四鬍子，帶了重傷逃出重圍，就躲在這地方死了。如今祇剩得皮包骨頭。肉早已爛了。口裏還咬着易四鬍子的半邊腦袋。

何大 那麼爲什麼還坐着呢？

福生 你不知道呀，這叫做“虎死不倒威”。後來和兒回去把他老子喊來一看，果然是那隻老

虎。袁打銃把易四鬍子那半邊腦袋交給他
家裏合遺體一起葬了。把老虎的皮骨祭了
他的靈，纔算完了他一樁心事。……

(正說到那裏忽聽得山上抬槍一響。)

福生 嚇!

屠大 (在內) 鎗響了。大老板! 我們快去罷。

李 福生，你的財運真好。這次包你又打了一隻大
虎了。

祖母 若是隻虎，那麼蓮兒又多一樣嫁奩了。

福生 惟願是隻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樁心事。不要
打了一隻什麼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攜獵槍，虎叉之類登場。)

屠大 不會，一定是隻大虎。別的小野物不走那條
路的。

福生 我也這樣想。

何 我們也去看看罷。

福生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李 我也同去看看。

福生 (對黃氏)你趕快去燒好一鍋水，等一下有好一陣忙呢。

黃氏 我早已預備好了。

周三 (在內)喂!去呀。

福生 屠夫(同聲)去呀。

(各攜器械退場。)

黃氏 挨叻你老人家去睡去罷。

祖母 還坐一會也好。等他們把虎抬了回來再睡去。等一下有好一陣忙，我在這裏燒燒火也是好的。

黃氏 啊呀，催壺裏沒有水了。蓮兒!

蓮姑 (在內)來了。

(蓮姑登場。)

蓮姑 媽媽，什麼事?

黃氏 你去添一壺水來。等一會他們回來了，要茶喝呢。

蓮姑 是。

(攜壺下場，一忽兒，攜一滿壺水登場。依然

把壺掛在火爐裏的通火鉤上。)

蓮姑 媽，又打了一隻虎嗎？

黃氏 屠大爺說一定是隻虎。別的野物，是不走那條路的。並且昨天不是發了山嗎？

祖母 若是隻虎，你爹爹不知道多麼歡喜。他說這次若打了虎不抬到城裏去請賞，要把皮剝來替你做一个舖褥子，把虎肉留來辦喜酒呢。

黃氏 日子近了。你那雙鞋子還不趕快做好？

蓮姑 我不做。

黃氏 蠢孩子。你為什麼不做？

蓮姑 我不要穿鞋子了。

黃氏 你為什麼不要穿鞋子了？

蓮姑 我不要活了。(哭)

黃氏 你為什麼不要活了？

蓮姑 爹媽若是一定要我嫁，……

黃氏 你嫌陳家裏不好嗎？

蓮姑 不是。

黃氏 嫌陳家裏的三少爺不好嗎？

蓮姑 (搖頭。)……

黃氏 那麼爲什麼又不願意去了呢？

蓮姑 ……我祇不願意去就是了。

黃氏 我的好孩子，你先前說得好好的，怎麼這會子又翻悔呢？這樣的終身大事豈是兒戲得的嗎？人家已經下了定，你又不願意去了。就是我肯，你爹爹肯嗎？就是你爹爹肯，陳家裏能依嗎？你總得懂事一點。你現在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了。放着陳家這樣的人家不去你還想到什麼人家去？

祖母 是呀。像陳家那樣的人家在我們鎮裏是選一選二的。他家裏肯要你，真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到他家去還想到什麼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蓮姑 我什麼人家也不願意去。我在家裏侍奉挨馳媽媽好哪。

黃氏 你這話更蠢了。那裏有在娘邊做一世女的

呢？我勸你不要三心兩意的了。你祇趕快把鞋子做起，別的嫁奩我也替你預備得有個八成了。祇候你爹爹打了這隻虎，替你做牀虎皮褥子，還要二叔在城裏去買一幅繡花帳簷，錦鍛被面子，就要過禮了。你剛纔這些話我原曉得你是和我淘氣的。你要嫁了，你媽還把你怎樣嗎？祇等一下別對你爹爹淘氣，你爹爹若聽見了這些話，你是曉得他的脾氣的。

祖母 是呀。你爹爹他若聽說你不願意。你看他會怎麼樣氣。

蓮姑 我不管爹爹氣不氣，我祇不去就是了。

黃氏 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對你爹爹說去。我懶得和你說。我要到竈屋裏去了。

蓮姑 (至祖母前)挨馳，我……

祖母 (撫之)傻孩子。你哭什麼？你的命不比你媽，你挨馳都好嗎？

蓮姑 不。挨馳，我是一條苦命。(隱約聞外面人聲

嘈雜。獵犬吠聲。)

祖母 你聽。你爹爹和屠大爺他們抬虎來了。你出閣的時候又要添一樣好嫁奩了。並且你可以早些到陳家裏去享福去了。你還不趕快到大門口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這個老虎。

祖母 你又不是纔看見過老虎的。怕牠做什麼？以前捉了活的還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抬回來的更不必怕了。

蓮姑 我怎麼不怕牠。牠是催我的命的。

祖母 你看。你又和黃大傻一樣的發起顛來了。

蓮姑 挨牠。是的。我是和他一樣顛的，我時常怕我會變成他那一樣的顛子呢。

祖母 你越說越傻了。好好的人怎麼會顛？(人聲狗聲愈近)好。(站起來。衆聲嘈雜中間甲長之聲“抬進去”“抬進去”)你聽，虎已經抬到門口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虎進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聲,脚步聲,獵犬吠聲,已鬧成一片了。)

屠大 (在內)顧三爺,你把大門推開些,推開些。

福生 (在內)堂屋裏快安頓一扇門板。

李 (在內)你把腳好生抱着,抬進去。

祖母 蓮兒,虎抬進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

(人聲,脚步聲愈近。)

福生 (在內)抬到堂屋裏去。

李 (在內)不。抬到火房裏去。

祖母 你快去開門,虎要抬到火房裏來了。

福生 (在內)何必抬到火房裏去。

李 (在內)天氣冷得很,非抬到火房裏去不可,快去安置一下。(火房門開了,李二進來把左壁大竹牀上的東西挪開,舖上一牀棉褥,把衣服捲成一個枕頭,放好。李甲長進來,把椅凳移開。在蓮姑和她祖母的錯愕中間,福生和屠大早半抬半抱的抬進一隻大虎(?)咳,不是,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襤褸少

年。腿上打得鮮血淋漓。此時昏過去了。讓他們把他死骸般的抬起放在那大竹牀上。)

祖母 怎麼哪，打了人？

福生 咳，還有什麼說。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燒大一點。房裏很冷。福生，你要趕快去請一個醫生來。

福生 這時候到那裏去請醫生呢？槐樹屋梁六先生又上城去了。

李 不，立刻要去請一個來，他傷得很重，弄出人命來可不是頑的。

福生 屠大爺，那麼你到文家坤文九先生那裏去一趟，任如何請他老人家今晚來。李二爺你也同去，好抬他的轎子。

(屠大李二忽忽退場)

(黃氏急登場)

黃氏 打了人？打了誰呀？

福生 你說還有誰！還不是這個晦氣。

(黃氏與蓮姑娘的眼光都轉到那襁褓少年)

臉上。)

福生 他暈過去了。快燒碗開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蓮姑)蓮兒快進去，不要在這裏。

蓮姑 (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面色灰敗的少年，似沒有聽得她父親的話，旋疑其視覺有誤，拭其目，挨近一看。) 嚶呀，這不是黃大哥？黃大哥呀！(哭)

黃氏 當真是那孩子，怎麼瘦到這樣了。(起身，燒水去)

福生 不識羞的東西，他是你什麼黃大哥？還不給我滾進去。

祖母 (起視)當真是那孩子嗎？

福生 不是那個傻東西，這時候誰肯跑到那樣的嶺上去送死？我們背時人偏遇着這樣的背時東西。

祖母 打了那裏？

福生 打了大腿。祇要打上一點，這東西就沒有命了。

李 現在還是危險得很，怎奈血出的太多。我們走到他近邊的時候還以為是隻虎，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他在那裏亂滾。

福生 他那時傷的那樣重，見了我還對我道恭喜呢。這個混帳東西！

祖母 快替他收血。把他喊轉來。可憐這孩子已經是個顛子了，不要又弄成一個殘疾。

福生 （伏在少年腿邊作法收血）功程太大了，不容易收。我去叫下屋李待詔（理髮師別名）來。甲長先生，請你替我招扶一下，我去一下就來。

李 可以。你去。這裏我招扶。

蓮姑 （挨近少年身邊尋着傷處）哦呀，傷的這麼重！（摸一手的血）出了這樣多的血！噯呀，怎麼得了！（哭。忽悟哭也無益急起身進房，聞撕布聲。）

李 （對何維貴）今晚來看虎，不料看了一個這樣的虎。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纔能回。（送至

門口)你出大門一直走,走到那株大樟樹那裏轉灣,進那個長坡,就看見我的家了。你看得見嗎?拿個火把去罷。

何 不消,我看得見。

周三 我帶何大哥去好哪。我還要順便到一下李家新屋,問他家要些藥來。

李 那麼更好哪。你對大挨颯說我等一下就回來。

(何李退場)

蓮姑 (攜白布和棉花一捲登場,就少年側坐,爲之洗去血跡繃裹傷處。少年略轉側微帶呻吟之聲。蓮姑細聲呼少年。)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 (從呻吟聲中隱約吐出一種痛苦的答聲)唔。

李 壺裏的水開了。快灌點開水。

(黃氏沖一碗開水,俟略冷,端到少年身邊,祖母拿枝筷子挑開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肚子有些轉動了。

祖母 這也是一種星數。

蓮姑 (微呼之)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 (聲音略大)唔。噯喲。

祖母 可憐的孩子,他這一氣痛暈了呢。

少年 (呻吟中雜着夢囈)噯喲,蓮姑娘。痛啊。

黃氏 這孩子這樣痛還沒有忘記蓮兒呢。

蓮姑 (撫之)黃大哥。

少年 (睜開眼四望。)哦呀。我怎麼在這裏?我怎麼睡在這裏?

李 你剛纔在山上被獵鎗打了,我們把你抬到這裏來的。這會子清醒了一點沒有?

少年 清醒了一點。哦呀,李大公。哦呀,姑母,姑挨馳,蓮姑娘。蓮姑娘,我怎麼看見你,我祇當我還倒在山上呢。(拭目)我們不是在做夢嗎?

蓮姑 黃大哥,不是做夢啊,是真的。你睡在我家火房裏的竹牀上。

少年 是真的。……但是我可沒有想到我今晚能

再見你啊。你要嫁了。聽說你要嫁了。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想來賀喜，可又沒有膽子進這張門。我祇想，祇想到你出閣那天。陳家一定要招些教化子來，打旗子的。那時我想去討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點子的敬意。……是是那一天？日子已經定了沒有？

蓮姑 黃大哥……(哭不可仰)

(福生急上)

福生 李待詔不在家，找了一個空，血止了一點沒有？

李 止了一點。蓮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生 (見蓮姑)蓮兒還不進去。進去！

蓮姑 (躊躇)……

福生 還不進去。你這不識羞的東西。

蓮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護他一晚。我這一輩子祇求爹爹這一件事。

福生 他是你什麼人？爲什麼定要你着護他，他受

了傷，我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診好的，不要你過問。你還不替我滾進去！

李 讓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總得姑娘們招扶纔好。

福生 甲長先生，你不大曉得這個情形。……我是決不讓我的女兒看護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時候要跑到那樣的山上去送死。

李 心裏不大清白的人，總是這樣的。

福生 不然。你要說他傻嗎，他有時候說出話來一點也不傻。我祇不懂他爲什麼總要尋着我家吵。

少年 姑爹，我以後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了。我永不到你老人家的府上來了。今晚就是最後一次。我本沒有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裏來的。更沒有想到會像受了重傷的野物一樣倒在這個地方。我祇想能在後山上隱隱約約看得見這屋子裏的燈光就夠了。

福生 你爲什麼今晚要來看我家的燈光？

少年 姑爹，不止今晚。除了上兩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都來的。我自從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以來，晚晚是這樣的。那怕是發風下雨的晚上都沒有間斷過。我祇要一望見這家裏的燈光，我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把我的什麼苦楚都忘記了。

祖母 咳！沒有爹娘的孩子真是可憐啊。

福生 你既然這樣想到我家來，何不好好對我講呢？

少年 我曉得我就好好的對你老人家講，你老人家也不見得肯要我到這家裏來，並且我是挨過你老人家的打罵的呀，我也不願意進來。

福生 我打你罵你，都是願你學好。誰叫你那樣不聽說呢？我要你學木匠去，你不去。學裁縫，你也不去。後來我薦你到田家坤去看牛去，你也不去。偏要在這近邊討飯，叫我如何不

惱呢？

少年 是的。我情願在這近邊討飯。我情願一個人睡在戲台下面，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那怕你老人家通知團上要把我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驅逐出境，我也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福生 我是怕你不務正業纔要驅逐你呀。假如你是學好的，我何至如此。

少年 嗨！貧窮人家的孩子總是要被人家驅逐的。不過你老人家何嘗是怕我不務正業，無非怕我害你家的蓮姑娘罷。

福生 你們聽，我早知道他是裝傻的。

少年 姑爹，我實在是個傻子，我明明曉得沒有愛蓮姑娘的資格，我偏不能捨掉她，我怎麼不是個傻子呢？我和蓮姑娘從小就在一塊兒，那時我家裏還好，你老人家還帶頑帶笑的說過，將來這兩個孩子倒是好一對。其實不待你老人家說，我們那時的小孩子心裏早模模糊糊有這個意思了。後來我爹爹不幸

去世，家裏虧空不少，你老人家已經冷了一大半。及至我媽媽也過了，家裏又遭了火燒，賣盡田產，還不夠還債。我讀書的機會自然沒有了。就是學手藝嗎，也全由別人作主，今天要我去學裁縫，我不願意，逃出來，挨了一遭打罵之後，後天又拖我去學木匠，……我那時早曉得蓮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學木匠那天早晨想要找蓮姑娘說句話都被你老人家禁止了。我祇怨自己的命苦，屢次想打斷這個念頭，怎奈任如何也打不斷。上屋裏陳八先生可憐我，叫我同他到城內去學生意。我想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忘記蓮姑娘的事。但是我同他走到離城不過幾里路的湖蹟渡，我依然一個人折回來了。我不能忘記蓮姑娘，我不能離開蓮姑娘所住的地方。多虧仙姑廟的王道長可憐我，許我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我時常替他做些雜事。他遇着我沒有討得飯的時候，也把些吃

剩的齋飯把我充饑。我就是這樣過一年多的日子。

蓮姑 (哭)……

少年 一個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親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間還不怎樣，到了晚上獨自一個人睡在廟前的戲台底下，是多麼淒涼，多麼可怕的境況啊！燒起火來，祇照着自己一個人的影子；唱起歌來，哭起來，祇聽得自己一個人的聲音。我纔曉得世間上頂可怕的不是虎豹，也不是鬼怪，就是寂寞啊！

蓮姑 (泣更哀)……

少年 我寂寞得沒有法子，每到太陽落了，山上的鳥兒都歸到巢裏去了的時候，便一個人慢慢的走到這後面的山上來望這個屋子裏的燈光，尤其是蓮姑娘窗上的燈光，我一看了這窗上的燈光。好像我還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媽媽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這邊山上來喊蓮妹出來同頑，我拚命的摘些山花

給蓮妹戴的時候一樣，真不知道多麼歡喜，多麼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細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燈光，遠遠望起來越顯得朦朧朧的，又好像秋天裏我捉得許多螢火蟲兒，蓮妹把牠裝在蛋殼裏一樣，真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癡想，每每被雨點把一身打的透濕，還不覺得，直等那燈光熄了，蓮妹也睡了，我纔淒淒涼涼的挨到戲臺底下去睡。

蓮姑 （啜泣）……

祖母 可憐的孩子，那不會受涼嗎？

少年 受涼？沒有爹娘的孩子有誰管他受不受涼呢？並且寂寞比病還要可怕。我祇要免得我心裏一刻子的寂寞，也顧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的風霜飢餓，體子早已壞了。這幾天又得了一點病，所以有兩晚沒有來看這邊窗上的燈。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媽的膝下去的時候不遠了，又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嫁到陳家裏去，所以我今晚特再到這邊

山上來再望望我那兩晚沒有望見，也許以後永遠望不見的燈光，不想剛到山上便絆着藥繩，挨了這一鎗。……我盼望那一鎗把我打死了倒好，免得還要受幾點鐘的苦痛。……不過因為這個緣故，我居然能再見蓮姑娘一面，我這一鎗也挨得值得。就死也死得值得。蓮妹！我的傷受得很重，並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罷。祇要你的手觸我一下，我的病就會好了，我的痛也可以忘記了。蓮姑娘你招扶我一晚，我祇求你這件事。

蓮姑 是，黃大哥，我一定招扶你。

李 有蓮姑娘招扶他，他的傷一定好得快些。

祖母 可憐的孩子，不想他這樣愛着蓮兒。

黃氏 看起來他這一鎗還是爲蓮兒挨的。可憐病得這樣子又受了這樣重的傷。他的娘若在世，不知道怎樣傷心呢。

蓮姑 (撫着少年的手)黃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

一定招扶你。

少年 (安慰極了)啊,多謝。

福生 (暴怒的口吻)不能!蓮兒,快進去。這裏有我招扶,你不要管。你已經是陳家裏的人,你怎麼好看護他。說起來成什麼話!

蓮姑 我怎麼是陳家裏的人?

福生 我把你許給陳家裏了,你便是陳家裏的人。

蓮姑 我把我自己許了他,我就是黃家裏的人。

福生 你這是什麼話?你這不懂事的東西!你怎敢在你父親面前強嘴!(見蓮姑還握着少年的手)你還不放手,替我滾起進去。你不要招打。

蓮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生 ………(改用一種慈父的口吻。)蓮兒,你仔細想想,你爹爹不是因為很愛你才把你看給陳家裏嗎?你爹辛苦半生,祇有你這一個女兒。因此不想把你胡亂給人。好容易千選萬選,纔選了陳家裏這樣的好人家。還怕陳

家裏嫌我們獵戶出身不大願意。算是看得你人物還不錯，纔應允了這門親事。祇望你心滿意足的到陳家裏去，過半生快樂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門來喚喚外公也算我沒有兒子的人的一種福分。不想你這不懂事的東西再三推托，後來經我和你媽仔細勸你，你纔回心轉意，親口應允了。……

黃氏 是呀，蓮兒你自己還應允了的呀。

蓮姑 我因為爹爹再三逼我，我沒有法子，祇好應允了。原想找個機會和黃大哥商量在過門以前逃到別的地方去。

福生 唔。你居然想逃！

蓮姑 想逃。我多久想逃，祇是沒有機會。第一次打了虎的時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時候逃。剛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爺，我祇好轉來。後來隔過門的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出去。前幾天借着送虎肉纔同張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為有張二

姑娘同走，不好問人。沒有找着黃大哥。

福生 找着便怎樣？

蓮姑 找着了。我便約個日子同他跑。

黃氏 安排跑到那裏去？

蓮姑 跑到城裏去。

黃氏 找誰？

蓮姑 找張家大姐介紹我到紡紗廠做工去。

福生 唔。

蓮姑 不想我沒有找着他，他倒先到我家來了。像受了重傷的老虎似的抬到我家來了。身體瘦到這個樣子，腿上還打一個大洞。……流這許多血。黃大哥，可憐的黃大哥。我是不離你的了。生，死，我都不離你。

福生 我偏要你離開他。偏不許你……。你這種不孝的東西。（猛力想扯開他們的手。但他們死力不放。）

蓮姑 爹爹！

祖母 （同時）福生！

李 (同時)福生!

黃氏 (同時)噯呀。蓮兒;你放手罷。

蓮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間上沒有人能拆開我們的手。

福生 我能夠!(暴怒如雷猛力扯開他們的手,拖着蓮姑望房裏走。)你這種畜生,不要臉的畜生,不打你如何曉得厲害。(拖進房裏聞撲打聲抗爭聲)哼!你還強嘴不?你還發瘋不?你還喊黃大哥不?你還要氣死我不?(每問一句打一句)

大家 (同時)福生,福生,噯呀,不要打。(皆擁到後房去。台上祇剩少年一人,死骸似的倒在竹牀上,聞裏面打蓮姑聲,舊病新創一齊裂發。)

少年 噯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顧強起取牀邊獵刀)蓮姑娘,我先你一步罷。(自刺其胸而死)

(裏面福生,‘你還不聽說不?你還要喊黃大

哥不？你做陳家裏的人不？’之聲與竹鞭響聲哀呼‘黃大哥’之聲益烈勸解者號哭者的聲音伴奏之。）

——幕徐下——

顧正紅之死

顧正紅之死

顧正紅及工人代表 A B C D E F G ……

女工 A B C D E ……

童工 A B C D ……

養成工 A B C 等數十人。

日華紗廠日監督及廠警 1. 2. 3. 4. ……

黃色工人李阿根。

工人代表 A B C D E F ……等包圍着數在層台階上的事務室。

室門緊閉，有廠警數人木然不動地持鎗實彈

守護。一警長攜手鎗嚴重而狡猾地在廊上，監視羣衆。

工人 A 我們的代表怎麼進去這樣久還不出來？

工人 B 快些給我們答復，不然，讓我們都進去。

工人 C 或是叫大班出來當面回答我們。

工人 D 媽的，他怎麼單要李阿根幾個人進去？

工人 E 李阿根同大班有點要好。

工人 D 我們剛纔爲什麼叫他去代表我們？

工人 C 不要管，聽他出來怎麼說！

工人 E 對的，說得不對，叫他吃生活。

工人 D 說得不對，我們換一個。

工人 B 還是爽爽氣氣大家一道進去。

工人 C 不，叫大班出來！

女工 A (憤然)叫大班出來，把我的孩子還給我。

我的孩子病了，向他領那點點存工去吃藥，他定規不肯，把我的孩子活活的害死了。(哭叫)

死東西，出來，還給我孩子，那樣好的孩子！

工人 A 不要哭！這不是哭的時候！

女工 B 你的孩子纔滿三個月，死了還好想一點，我的妹妹十四歲了，給機器軋死了，他一個銅板也不給，還罵我們不當心。真正外國人沒有天良！

工人 B ‘天良’？什麼叫天良？‘人有天良，狗不吃屎！’

童工 A 那個沒有天良的那馬溫仗着東洋人的勢力，隨便就下毒手打人。金生的頭打的這樣腫起來。

工人 A 打腫了頭還不怎麼傷心。我一瞧到你們五六個孩子全都十七八歲了，還老是這麼高，老是長不大，纔真是叫人傷心哩。

女工 B 對呀，他們幾個都是同年。都是八九歲做起的。

工人 B 他媽的，拿起他們和有錢的資本家的十七八歲的小開比一比祇怕還不夠他們一半高哩。

工人 C 他們要真是資本家的小開，這個時候應

該在大學堂鬧他媽的什麼戀愛了。

工人 E 不要提我們中國人，祇瞧瞧鈴木那矮鬼罷。進廠的時候瘦得和猴子似的，現在不過五六年工夫就胖得像個肥豬了。四十多歲的人了，頭上一根白頭髮也沒有。

工人 F 聽說東洋人現在這幾年都變了種了。從前我們中國人罵他們矮鬼的，現在他們一年年變得又高又大了。我們中國人倒像金生他們一樣，變成這樣矮小了。再隔一兩代祇怕東洋人倒要反過來罵我們做矮鬼哩。

童工 ABCD...(悲慘的叫)我們要高起來！我們不願意做矮鬼。

工人 G (他年紀有點老了)咳，孩子，這也是我們命該如此。……我們這一輩子是做定了矮人了。……

(顧正紅從人叢中站起來。)

顧 爲什麼我們命該如此？爲什麼我們這一輩子做定了矮人？爲什麼我們不可以高起來？爲什

麼忘記了我們在兩個月以前的勝利？

工人 A （見了他很歡喜）顧正紅，站到這裏來說。

工人 B 說到我們的代表出來為止，我們等得不耐煩了。

顧 （站在一個木箱上）兄弟們！我們為什麼變成這樣了？因為我們的血汗都給東洋資本家吸去了。我們每天不管是做日班或是夜班，也不管是男工，女工，童工，幼年工，都得在機器傍邊整整地站十二個鐘頭。我打聽得清清楚楚，我們每天要替東洋資本家賺五六塊錢。東洋資本家給我們多少酬勞呢？頂多的不到一塊錢，頂少的祇有念幾個銅板。我們三四家人家合住一小屋子，吃的是餵豬餵狗的東西。每天下午六點鐘，或是早上六點鐘精疲力竭地從車間回到工房，吃了幾口飯，死人一樣的躺在又髒又臭的閣樓裏，第二天早上五點四十五分或是下午六點鐘，又回到車間裏去吃紗塵子，去賣命。——是這樣我們的血汗，被東洋

資本家的機器一天天地吸去了。我們的血汗，一天天變成雪白的大洋錢飛到東洋去了，飛到東洋資本家的荷包裏去了，變成了他媽的什麼牛鍋，變成他們的汽車，洋房了，變成他們的軍艦，大礮了，變成他們的大學校了，運動場了；不但是他們自己更加肥胖了，他們的子弟也一年年更加聰明，更加高大起來了。但是，兄弟們，不要以為東洋人現在都享福了，都聰明了，都高大了。從東洋回來的同鄉們告訴我，他們國內的工人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的苦，一樣的讀不到書，一樣的矮小。不，除了他們中間一小部分貴族工人得了一些好處以外，其餘的大部分工人比從前生活更加苦，更加受不到教育，更加矮小了。

工人 BC 他們為什麼不吼起來？

顧 自然，東洋的我們的弟兄也吼起來了，他們比我們還要早的就組織工會，和資本家鬥爭了。他們的鬥爭越厲害，東洋資本家越加慌起來，

他們就祇好越加到我們中國來打主意，越加拚命地剝削我們的血汗了。

工人ABC等 說得對！顧正紅。

工人DEF及女工們童工們 我們中國工人們也要吼起來！

顧 對的，兄弟們，我們中國工人也要吼起來，東洋資本家，把我們當豬當狗，我們不是豬狗，我們要叫他們認識我們是一個個的人。但是，我們一個個的工人，無錢無勢不是資本家的敵手，尤其不是東洋資本家的敵手，我們要叫他們認識我們是有組織的一個階級。

工人們 對的，我們是有組織的一個階級！

顧 我們不是沒有幫手的，全上海的工人，全中國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是我們的幫手。連東洋的工人也是我們的幫手。現在我們工人階級已經有了最初的國家蘇聯，蘇聯的工人是我們最大的幫手！（大喝采）

警長（把手槍比着顧）過激黨，你再要說下去我

就要開槍。

工人們（狂吼）媽的，你開槍試試！顧正紅，不要怕，講下去。

（工人愈集愈多。都叫：‘講下去！’）

顧 兄弟們，我們該記得兩個月以前的事罷。該記得我們從二月九號到三月一號這差不多一個月的大罷工罷。誰都曉得這次的大罷工是因為內外棉第八廠粗紡部的工人，被資本家無故歇了生意不發工錢還要拘捕工人纔引起來的。為什麼爲着他們幾十個人引起了我們七萬多工人的大罷工呢？就因為我們工人不是一個個的沒有幫手的可以任人家欺負的人，我們工人是一起的。誰欺負我們中間的那一個，就是欺負我們大家，我們就大家一條心起來反對他，打倒他。這個纔叫做‘有組織的階級！’

工人們（大喝采）講下去！講下去！

顧 兩個月以前的罷工，我們得到了什麼呢？我們

大家提出的那七個條件雖然沒有條條做到，也做到了好幾條了。我們在那一個月的鬥爭裏面得了很多的經驗，我們有了自己的工會。因為那樣大的罷工，是上海從來不曾有過的事，不但是東洋資本家被我們嚇得發抖，連全上海中外的資本家都不敢小視我們了。我們的地位忽然就高起來了。兄弟們，這是一定的，祇要我們的組織一天天嚴密，我們的戰鬥力一天天強大，我們的地位總是一天天要高起來的，那麼可見得我們的八字完完全全操在我們自己的手裏，為什麼可以說：‘我們命該如此，’為什麼可以說：‘我們這一輩子做定了矮人呢？’

工人們（大喝采）對的，顧正紅！

童工們（歡躍地）我們要高起來，我們不願意做矮人。

顧 是的，東洋資本家是想要把我們中國全變成金生們這樣的矮人的。不，他們是想把我們中

國人變成一種很合他們用的特別人種。體格像牛一樣的結實，手脚像猴子一樣的靈便，性子像蜜蜂一樣的勤快，腦子像豬一樣的蠢。這樣一來，我們可以一年到頭不請假，一心一意地替他們做工，替他們增加利潤，又不會弄壞他們的機器，糟蹋他們的原料，又不會負傷生病，要他們花錢，又不管吃得多壞，穿得多薄，住的地方多髒多窄，東洋人多麼狠毒的打我們，罵我們，尅我們的工錢，我們都可以一聲不響，聽天由命。再也不想和他們反抗。——兄弟們，這難道是我撒謊的嗎？東洋大班不每天對我們恭維這樣的人嗎？他不說都要學這樣纔是好的中國人嗎？東洋廠裏爲什麼都有什麼‘養成工’，不是爲的養成這一種專會替他們賺錢的賤種嗎？不是爲的養成將來破壞我們鬥爭的工賊嗎？

養成工 A B C 顧正紅，誰不是沒有法子到東洋廠裏來做工，我們誰願意做什麼賤種！

顧 不願意做‘賤種’的都加入到我們的工會裏來。養成工ABC 來的，來的。誰不來誰就是賤種。

工人們 好的，顧正紅，說下去！

顧 兄弟們！我們——（正要說下去）

（事務室的門一開，李阿根等出來站在廊上。揚手對大家。）

李 喂，我們不要聚在這裏。等明天再來聽信。

工人A （和大家一道急轉過頭來）我們的條件怎麼樣了？你怎麼進去了這樣久？

工人B 大班怎樣答復我們的？

李 我們再三和大班說情，大班說他不能作主。

顧 媽的，我們向資本家提出要求，誰要你說情？混蛋！

工人C 叫大班出來當面答復我們。

李 大班說，他一個人不能作主。要等他開過董事會纔能作主。

顧 回答我們的要求不能作主，為什麼壓迫我們的工會，無故開除我們工友，尅扣我們的工錢

又能作主？

女工 B 對啊，爲什麼虐待我們女工童工又能作主？

女工 A 爲什麼不發存工，害死我的孩子又能作主？叫他還我的孩子來！

女工 B 叫他還我的妹妹來！

童工 B 叫他醫好我的頭！

童工 A 我們要讀書要休息。

工人 A 我們男工祇做十個鐘頭，女人小孩子祇做八個鐘頭，這能算是過分的要求嗎？

李 你們都這樣亂七八糟的！靜下來聽我說。大班說他是很體恤我們的。明天開董事會的時候一定替我們好好的說，我們的條件但凡可以承認的，沒有不承認的。

工人 A 那麼，那一條不可以承認呢？

李 他沒有說。

工人 B 是不是都不可以承認呢？

李 他沒有說。他叫我們暫且回到車間裏去好好

的做工，等到明天自然有答復的。

工人 E 不，我們不信他的騙。

工人 F 馬上就要他答復我們。

工人 D 我不能餓着肚皮等他明天後天再回信。

我們爽爽氣氣都擁進去，和他當面交涉。

李 你們都這樣不講道理，我不做你們的代表了。

工人 A 誰不講道理？

工人 B 誰要你做代表？

工人 C 誰要你代表我們？

工人 E 誰不知道你和東洋老板要好，纔單叫你
進去談這麼許久？

工人 D 叫這個‘東洋老板的代表’滾開，我們另
派一個。

工人之一部 叫顧正紅做我們的代表！

工人們（一齊）贊成！顧正紅，你去交涉。

（顧正要上去。）

（李阿根攔阻他。）

李 不成，東洋老板祇承認我是你們的代表。

工人們（一齊）我們不承認。滾下去！

工人 E 漢奸！

工人 C 工賊！

李（奸笑）你們愛罵的祇管去罵。這個廠裏一萬多工人都承認我。你們幾個人不承認也沒有用。

顧（揮拳擊一頰）打死你這漢奸！

工人們 打得好！

李（以手掩面奸笑）哼，好是好，你瞧着罷。（他踉蹌地退到事務室去。警長跟進去。）

工人 E 我們一道擁進去！不知道這漢奸進去說些什麼去了。

工人一齊 擁進去！

（警長們方欲舉槍瞄準。）

（事務室門砰然而闕，日本大班，隨譚譯及警長，昂然出。怒目視羣衆，一時上下空氣異常緊張。）

大班（見羣衆情緒激昂，故裝冷靜謙和囁囁對譚

譯耳語，在謠譯口譯中他仔細觀察羣衆。)

翻譯 大班說，你們的要求看見了，他的要說的話已經告訴你們代表了。

顧 我們不承認他是我們的代表。

工人 (一齊)我們舉顧正紅做我們的代表。

翻譯 (和大班耳語了一會)大班說，不管誰是你們的代表，你們祇有快些回到車間等明天的回答是最好的辦法。(大班又說了幾句)你們今的情形已經不是本廠的規則所能許可的，若非大班是提倡中日親善的人早已把你們都開除了。(大班又說了幾句)大班說我們日本老板在上海開工廠，並非爲着想賺錢，實在是因爲你們中國窮人太多，來替你們解決生計問題的，你們若是安安份份地做工，老板就怎樣賠錢也願意維持下去，不然他關廠回國，你們就都沒有吃飯的地方了。

一部分工人 (啣啣耳語。)……

顧 (決然)撒謊！誰不曉得因爲你們外國老板看

上了我們中國油水多，纔千方百計把我們害的這樣窮，誰又不曉得你們看上了我們窮人多，工價低，纔到我們中國來開工廠，好剝削我們更多的血汗。我們不要聽好聽的話，除非大班關廠回國，不然就請回答我們的條件”。

工人們（齊聲）顧正紅的話不錯！快給我們回答。

翻譯（又聽了大班的話）大班叫你們不要信過激黨的話，好好的回到車間裏去，他不見責你們……。

工人A 我們是好好的要求……誰是過激黨！

工人B 誰是過激黨？

翻譯（一邊耳語，以手指顧）他就是過激黨！

大班（對警士）彼奴才縛口！

（警士捉顧。顧反抗。）

工人們 誰敢捉我們的代表！（擁上去搶）

大班（憤怒用中國話）你們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工人們 我們要回答。快回答我們的條件。——回答我們的條件！

顧 (奮然)給我們回答!或是給我們死!

大班 哈哈。(拔槍擊顧)這就是我的回答!

顧 (倒地猶奮呼)把事務所包圍起來!不要緊,我們不是沒有幫手的,把全國的大罷工回答東洋資本家的屠殺!

工人 A B C D。……(不等他說完。)不要走了兇手!

男女工人 (潮水似的湧上去)不要走了兇手!

大班 (回頭望埋伏的警士)開槍!(旋由大門遁去)彈如雨下,工人羣衆紛紛倒地。

李阿根 (從窗上伸出頭來,奸笑)哈哈。

(羣衆蜂湧而上。)

工人們 打死李阿根那漢奸!

童工們 不要走了兇手!

女工人們 不要走了兇手!

——第一場完——

姊 姊

姊 姊

登場人物：

母親 姊姊 弟弟 團總 團丁 排長 兵
士甲乙丙丁多名

地點：

內地某村

時代：

一九三一

佈景：

一個窮苦的家庭

幕啓 母親牀上呻吟，其女年二十歲，是一個面貌頗爲美麗，衣服入時的女工，正在侍奉湯藥，她是這劇中的主人公——姊姊。

姊姊（捧藥勸母）娘，您吃一點吧！

母（在牀上搖搖頭）……。

姊姊 吃一點精神就好一點了。不是說：‘人是鐵，飯是鋼’麼？

母 我吃不下啊。

姊 娘，不吃可更要不成了。

母 不，我想還是死了的好，我的眼睛一天不閉，我總是擔心你們的。我也不曉得你的弟弟現在是死還是活。我並不望他有什麼好處，祇要他活着就成了。唉！我怎麼能夠再看見他一眼就是死也甘心了。

姊 娘，您別愁弟弟的事，他不久一定就要回來的。他回來的時候，就是這些大兵滾蛋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只要您老人家耐煩再等一些時候就得啦！

母 唉！那曉得是那一天哪！恐怕我是等不到了。我爲了你們心也碎了，身體也壞了。往年害了病，從不會吃過藥，可是不久也就好了，近來一有病，身體就支持不住，我——我——恐怕是靠不住了。

姊 沒有的事。您安心的養病好了。（從遠處忽有犬吠聲，她靜聽了一會）今天晚上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母 這真不曉得是什麼年頭，今天老百姓把大兵趕跑了，明天大兵又來殺老百姓，殺來殺去的難道都不是母親養的麼？

姊 可不是嗎？不過弟弟常說的，要造出一個新的社會來是免不了要死掉許多人，流掉許多血的。（外面又聞犬吠聲）外面有什麼人來了。（開門一看）什麼人也沒有。

母 不要管他們，反正我們家裏，除了你我母女兩個人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姊 是啊。最妙的是鎮上黃老太爺，從來看不起窮

人的，上回聽說老百姓的兵要來了，趕忙把箱子啦，舖蓋啦，太太啦，小姐啦，全都寄到我們的家裏來了。

母 這幾天風聲不大好，他們又該來了。

姊 不！他們聰明得很，老早一家人搬到上海租界上去了。祇剩了幾個長工替他們看房子哩。

母 還是有錢的好，亂起來有外國人保護。

姊 沒有錢的，要想動一動，外國人就幫着來欺負我們了。上趟我們擁到省城去的時候，外國兵船不是也幫着開礮嗎！

母 現在洋人高興這樣幹，有什麼辦法呢？

姊 娘，這就是弟弟說的帝國主義啦！他們本國也和我們中國一樣有的很窮的，有的很富的，這幾年他們做老板的因為生意不好，製造了貨物出來賣不掉，都向工人身上打算，有的關廠，有的大批大批的開除工人，沒有開除的，減低了工錢，還要加多做工的時間。從前一個人管一部機器，現在卻管好幾部——就是我

們那廠裏不也學了這一套嗎？所以沒有工做的，沒有飯吃的——固然一天天的多起來，就是有工做的，也是顧了吃，就顧不得穿了。所以他們本國也都鬧起亂子來了。他們老板們纔拿了剩下的貨物拚命到我們中國推銷，來剝削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哩！您看現在我們這樣的鄉下人連一盞燈都用的是洋油，每年用得再省也要一箱油，每年單祇燈油一項就要被外國人賺去我們多少萬塊錢啦！

母 還有黃老太爺，他們身上穿的衣裳呢，腳上穿的皮鞋呢！不都是洋貨嗎？我身上沒有一樣東西是洋貨，連這帳子都是我自己績的麻，被單我自己紡的紗，不過請機匠織一織。

姊 媽媽！自然是很好，不過誰都能照媽這樣的省儉，這樣勤樸呢？靠手工做的東西，雖說是結實，經用，怎能趕得上用機器做的來得又多又快，樣子又精緻，價錢又便宜，所以土貨總是抵不過洋貨的。

母 我也聽得說，這樣那樣的，鬧了許多年，難道說自己一點也不能夠製造嗎？

姊 製造是能夠製造一些的，不過外國人怕中國也能夠造了，他們就沒有生意了，所以拚命的把價錢放得便宜，使中國貨不能和他比賽；又給那些帶大兵的，讓他們你打我，我打你，鬧得不安靜。

母 (慘然)你大哥不就是這樣打死的嗎。唉！我是怎樣勸他要他不去當兵，我說‘好男不當兵。’

姊 大哥也是沒有辦法纔去當兵的啊！替人家種田一年苦到頭，還是不能吃飯，又加上一連幾年的荒年！

母 (面慘)他當了幾年兵才發了兩個月的餉，可憐他把那十塊錢全寄回來了；後來聽說就打死了！這十塊錢賣掉我一個兒子了。(嗚咽)

姊 (也慘然)媽媽，您別想那些事了。

母 都是我身上的肉，(流淚)叫我怎麼能不想呢？那些丟盡天良的東西，祇圖自己的富貴，把人

家的兒子去當砲灰啊！這班吃人的惡鬼，把我的兒子吃掉了！

姊 別哭，這樣更要傷您的身體了。

母 (切齒) 給人家當了砲灰！雪兒，你弟弟沒有回來的日子也就算了！假使他回來，你可以勸他別幹那些危險的事了，你們等我死了，眼睛閉了，再幹不遲，反正我也快死了，不要你們等多少日子的。

姊 您老人家勸大哥不要去當兵是對的。您可不能勸弟弟不要去革命呀！就是勸他也是枉然，他們不能等待誰，他的身子不是娘的，也不是他自己的，他已經把他自己交給革命了。他得去做他要做的事。

母 唉！你們姊弟都說一樣的話，我也沒有法子。……你們要幹就齊心一點幹吧。

姊 自然是得齊心的。

母 說了許多話我有些餓了，你把那碗粥給我吃幾口吧！

姊 好！祇要您老人家想吃東西我就放心了。（端起粥試了口）噯呀，涼啦，讓我熱一熱再吃吧！

母 涼了也不要緊。

姊 涼了那裏好吃呢！（看看竈旁）柴也沒有了。
（點油燈匆匆向後房去）

（舞台稍靜，旋外面犬吠，農人裝束的青年悄悄進來。）

弟 （走進病榻低聲）媽媽！

母 （自裏向外朦朧中）粥好了嗎？

弟 我回來了，媽媽！（低聲）

母 （睜眼）你，你是寶孫嗎？

弟 是我，（前一步）是寶孫。

母 （急接進榻邊抱着）噯呀，我不是在做夢吧！真是你回來了。好孩子，我憐念你好苦！娘快死了，你躲在家裏，別再出去，送一送娘的終吧。
（聲慘如泣）

弟 （苦笑）好！

姊 (一手提燈一手拿柴匆匆入,見青年大驚)誰?

弟 (始亦一驚,既知是姊便回身)姊姊,我!

姊 (手裏的柴驚掉了急回身關上門)你?! (急忙吹息手裏的燈,放在火爐上)你怎麼回來的?
弟弟!(低聲)

弟 我回來看看她老人家的。(依然拉着母手)

姊 (逼近)你一個人回來的嗎?

弟 ……………

姊 你趕快走,娘有我招扶。

母 雪兒,我不讓他去,我要留他在這裏送我的終。

姊 (決然地)娘,那是你要送他的終了! 弟弟快走。遲了恐怕來不及。

母 (哀求的)他剛回來,讓他歇一歇吧!

姊 (對弟)你怎麼獨自一個人回來;可曉得我們脫離了羣衆就是一條死路。

弟 (決然)我曉得的,姊姊! 我去。(再又回來)不過,我跑了不少的路,肚子餓了。

姊 這裏有碗粥給她老人家吃的。涼了，正要熱一熱，你趕快吃了去吧！

弟 好的。（急接吃）

母 這裏有菜沒有？中飯時剩下的飯和菜，都端出來給你的弟弟吃吧！

姊 噢，（點燈急去，遠而近的犬吠聲，她急轉來，手中燈已熄，放在台子上之後，緊幾步對弟弟）

姊 巡夜的來了，你趕快藏起來。（已聞外面腳步和槍相碰聲）

母 （指）藏在我的帳子後面來，天哪，倒真是我害了你啦！

姊 小聲一點，別慌，讓我來對付他們。

弟 （藏身帳後）

（一位團總和排長帶了兵士敲門）

兵士 喂！開門！

姊 （匆匆檢視一下）誰啊？

兵士 媽的，開門就得了，管是誰呢！

姊（輕輕開門微笑）嚇了我一跳，我當是土匪來了。

團總（見女很美定睛看）我們是來查土匪的，怕什麼！排長問你一句，你好好的答應就是了。

排長 你家姓什麼？

姊 姓黃。

排長（望她）有幾口人？

姊 只有母女兩個人。

排長 男的呢？

姊 一個哥哥打仗打死了，一個弟弟好幾年不在家，現在沒有男的。

排長 沒有男的？（含笑地打量她）那你們母女倆靠什麼過日子？

姊 靠我在城裏做工過日子。

排長 唔！看你的打扮，聽你的說話，不像一個鄉下姑娘，果然是上過城的。（惡意地）在城裏做什麼工？

姊 在紡紗廠的細紗間做工。

排長 現在呢？

姊 現在也還在那裏作工，因為娘病了纔回來的。

排長 唔，娘病了，（走近牀前）這是你的娘嗎？（用電筒照她的臉）

姊（娘在牀上呻吟）是的，請你別驚嚇她，她病得很厲害了！官長！

團總（賣好）不錯的！她的娘病着呢！

排長 唔，（開手電筒回照）這屋子裏真是沒有男人嗎？

姊（含笑着）假使有，就是你們幾位了。

排長 哈哈，哈哈！你這女人倒是很會講話。

團總 排長，天氣冷得很，我們索性坐下來烤一烤火吧。

排長 好的，我也走累了。

姊 好，讓我生一點火（一面生火）你們各位老爺這樣晚，還在外面巡查，可真辛苦哩。

排長 唔，這不都是爲着保護你們嗎？有什麼吃的沒有，拿點來吃吃。

姊 (含笑) 噯啊! 真是對不起, 雞呀, 鴨哪, 全給另外些老爺們吃光了; 家裏又有病人, 一點什麼好吃的都沒有, 坐一坐吃點清茶吧!

團總 唔, (笑) 祇要你的意思真, 清茶也是好的。俗語說得好: ‘人親水也甜’啦。

排長 (調笑) 還是我們團總老爺風流得很!

團總 (拍排長肩) 哈哈, 那裏趕得上排長!

姊 噯呀, 連好的茶葉都沒有了, 這罐裏還有一點現成的茶, 倒給二位先生和幾位老總解解渴罷。

團總 不要緊, 越現成越好!

排長 哈哈! 團總老爺! 你簡直不得了!

團總 我算什麼! 你才了不得呢。年紀輕輕的就做到排長。黃姑娘! 你有婆家沒有? 我來替你說媒吧!

姊 (假意一心一意的點火沒有聽見)

排長 不, 我是拿槍桿子的出身, 沒有錢, 她一定不中意我; 我看還是團總老爺自己娶了她吧!

團總 我家裏有老婆的，那自然是你合意些，沒有錢那真是說傻話！這年頭，誰有槍，就有錢，比方你王排長紮到我們這地方，大家都要靠你保護，誰敢不孝敬你呢？

排長（假裝正經）不過你要知道我是從來不肯隨便要人家的錢的。

團總 可是應該要的錢，你不要，人家反而說你傻的！

排長 那自然，我雖然是正派人，可也不是傻瓜。

姊（用盤子托着茶，先奉排長團總二人，次奉門外兵士，）喝杯粗茶！

團總 茶是喝了，什麼時候王排長才請我吃喜酒呢！

排長 你自己何必客氣呢？家裏有老婆就娶她做姨太太也好啊。

（弟弟在帳後切齒）

團總 唔，唔！不過這樣的……

排長（起身）帳子後面什麼東西動？

姊（急起）什麼地方，噯呀，這隻死貓，（用火鉗打去。）

母（伸手作趕貓狀）走！

排長（對團總）你剛才要說什麼？

團總 我說這樣好的姑娘，怎麼好娶她做姨太太呢？

排長 那麼把老婆退掉，娶她做太太也成啊，這樣的事現在不是很流行嗎？

團總 真是，到過城裏的姑娘又漂亮又大方。

排長 黃姑娘，你在城裏住過多少年？

姊 住過兩年。

排長 什麼時候回來的？

姊 回來快一個月了。

排長 那末你一定不曉得這些日子的事了。

姊（很注意的）城裏有什麼新聞？

排長 城裏近來熱鬧得很！日本兵佔領了東三省，學生們工人們又鬧着排日了，連紗廠都停了工啦！

姊 哦，可惜我不在城裏，不過中國又不單是學生和工人的中國，你們也有份的，爲什麼不同日本人打起來。

排長 可不是，我們也是想打的，實在太氣人了！東北邊防軍，都給日本兵繳械了；長春有個姓傅的營長不肯繳械，把他一家十七口都槍斃了！有一個五歲的孩子連肚子都破開了！

母（低聲繼續地）唉，可憐！爲什麼連五歲的小孩子都要下毒手呢！唉！

排長 還有氣人的，奉天北大營的兵，本打算打的，因爲上官命令把槍械都堆起來不許抵抗！及至退出營來，都給日本兵的機關槍掃射完了！

團總 哈！哈！那簡直是命令他們去送死。

排長 不但是送死！送的東西也不少呢！奉天兵工廠一百多萬的軍械，飛機場二百多架的飛機，還有迫擊砲廠的砲，全都送掉了！別的東西不用說，連張學良家裏值八萬萬塊錢的金條都

給日本兵做兩大車裝走了！

團總 媽的，八萬萬塊錢真不少啊！

姊 這都是真的嗎？

排長 誰騙你，城裏的報上很大的字登出來。現在日本兵把東三省全佔了，到處殺人放火丟炸彈！聽說還要向山海關進攻呢，媽的！

姊 那末你們爲什麼一點不動呢？

排長 你還說呢，我們本是紮在省城的，因爲那幾天鬧排日鬧得很厲害！上官命令我們到河街去保護日本商人。不知道怎麼樣我們一個弟兄和日本兵船上下來的水兵衝突起來，那水兵開槍打死了我們的弟兄，街上的人都不服。我們營裏的弟兄都憤慨起來，說非和日本人打！不是師長趕快派大隊鎮壓，幾乎鬧出大亂子。後來政府馬上派人到日本領事館去道歉，纔算完事。

團總 怎麼日本兵打死了中國人，中國政府還要去道歉，這太沒有道理了！

排長 反正這樣沒有道理的事情多着呢。因為這次的事我們弟兄一個個都氣得要死，政府恐怕我們還要鬧出事情來，就說剿匪比什麼都要緊，纔把我們開到這裏來。

姊 殺老百姓自然比打外國人要緊得多，是不是？
長官？

排長 我們不是不願意去打外國人的，不過軍人是得服從命令的！長官不叫我們打，我們不能打，長官叫我們打，我們不能不打，

兵士（站在門口）排長，那麼我們吃了老百姓的錢糧，究竟做什麼的？

排長（大怒起來打兵士頰）媽的巴子！你曉得什麼！不許說話！不許你說話！

團總 好好的生什麼氣呢？

姊 他不是說得很有道理嗎？

排長 他們不許反對長官的道理的。

團總 好啦！好啦！我們坐了這半天也該走啦！好，你們睡覺吧，打擾了你們！

姊 別客氣，一點東西也沒吃。

排長 (回頭轉笑)好，我們走啦！黃姑娘上我們營裏來玩，我們紮在東嶽廟。

姊 好，一定的，再見！（直送到門外）

團總 (回頭含笑)再見！

姊 (等他們走遠了，回頭關門)弟弟快些出來！

母 把我嚇壞了！

弟 (憤然)這兩個狗東西！

姊 不是這一兩個人的問題，別管他們，你快走了吧！他們也許還要來的。

弟 (握母手)娘，弟兄們都在等着我，我走了。

母 孩子！我不能再見你了！（哭）

姊 娘，不要說那樣的話，弟弟不久就要和許多人一道回來的。我們一定要勝利了。

弟 娘，你保重你自己。兒子就要回來的。（吻了他的娘）（整了衣帽緊握姊姊的手）姊姊！母親的事全拜托你啦！

姊 曉得了，你快走！

弟 好!(急走)

姊 弟弟!弟弟!

弟 (急轉來)什麼事?

姊 (與以銀元)我這裏有一塊錢你拿去。

弟 留下用!

姊 還有。

(弟弟急下。母親在牀上哼,姊姊急跑過去招扶,發覺給弟弟的一塊錢還在手裏。又跑到門口望着弟弟的後影。)弟弟!

團總 (竊上)噫,你在這裏叫弟弟?誰是你的弟弟?你在這裏等情人是不是?我是地方上的團總,倘若你做出什麼傷風敗俗的事來,我是不答應的!

姊 不是,我有一個弟弟出門多年不回家,我娘和我都很思念他,所以我每天總是站在門口叫他的,因為要叫得他心裏不安,也許要回來的。

團總 (奸笑)哼,你騙我幹嗎?你當我不知道你弟

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嗎？剛纔下屋李家阿斗告訴我，他看見一個像你的弟弟的走進你的屋裏來了……

姊 聽他們瞎說，那有這樣的事！

團總 好，讓我搜一搜！

姊 你搜吧！

團總（命令團丁）你們去搜一搜！

（團丁滿房一搜，後房一搜，搜到牀上，）

團丁甲 老爺！這牀上的老婆子死了！

姊（大驚）什麼？（急奔到牀邊）娘啊！您當真死了。好吧，我和你這土豪劣紳拚了吧！（向團總撲去）

團總 好，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抱你……

（兩人扭做一團，姊姊拚命掙扎；正在危急之際，團總忽中彈而倒，門開排長進來俯視團總死。）

排長 我早知道你這傢伙要來的，（向姊）好，黃姑娘，現在弄出命案來了，快同我到營裏去吧！

我保護你！（向前抱姊姊）

姊（同樣撐拒，隨手舉椅擊之。）

排長 好意救你，你膽敢反抗，在這個時候打死一個女人，就好比打死一個蟲子一樣！（拔槍欲擊）

（槍聲一響，排長倒地）

兵士 革命軍來了！我們槍斃排長，投革命軍去呀！

許多兵士（齊聲）去呀！

姊（拾起排長槍）去呀！投革命軍去呀！

——幕閉——

暴風雨中的

七個女性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 一幕三場 ——

登場人物：

黃薔

蔣珂

張綠痕

陳湘靈

蘇瑪麗

謝玉波

凌雲

其他：

李心南

老媽

警察

新聞記者及其他

第一場“公寓”

女侍，男侍

飲客，青年學生

李心南，何家駒，新聞記者

小孩，奶媽，咖啡店主人

第二場“咖啡店”

男女僕人，

男女學生，工人，及革命羣衆（在內）

第三場“客廳”

時代： 現代

地點： 上海

第一場

公寓內，電燈，書桌，書，相片……榻，椅……

另一小桌上食具，汽油爐……兩個小臥榻。

李心南坐在椅上與坐在臥牀上的黃薔談話。

李 哈哈，那麼照你現在的意思，戀愛已經不是人生的一切了。

黃 自然，我不但否定了我過去對於戀愛的主張，連我從前寫的那些作品也都否定了。

李 不過讓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的作品還是從前那些來得夠味，你最近的雖然轉變了，大家都說那些簡直不像你自己的了。甚至於有人說你的作品變壞了。

黃 不管是好是壞，我應該告訴大家從前寫那些作品的是我自己，現在寫這些作品的也是我自己。

李 不過我覺得人們有保存他最好的自己的義務。

黃 (很婉轉的)小弟弟，你那是幻想，那是不可能的要求，你那等於要求一個女人永遠是少女時代一樣。我在少女時代是那樣觀察過戀愛，

而且也熱烈地戀愛過，那是真的，但是現在我年紀大了一些，人生的經驗也多了一些，我不是那樣觀察戀愛了，也不把我自己整個放到戀愛裏去了，這是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李 (很懊惱地)那麼，你現在的愛我是假的嗎？

黃 (握着他的手)你別惱，小弟弟，我愛你一點也不假，我們女人的生命比你們男人短，我現在真是旅行到人生的中途了。自從五四運動的影響使我逃出了封建的家庭，獨自跑到社會上來也快要十年了，這十年中我獨自尋找我的生活，尋找我所想要的智識，和表現我自己的工具，靠着這些來追求我所理想的幸福，一個時候我把戀愛當作了我的幸福的全部，但是我得到的是什麼呢？那不是幸福，是煩惱，不能忍的煩惱，我幾乎因這個煩惱而自殺，(停一停帶微妙的笑)哈哈，你剛才又說，你愛我，就好比葉賢林愛鄧肯一樣，假使我一旦不愛你了，你也許要學葉賢林一樣的自殺嗎？我

當時也有過這同樣的蠢想。……

李 (憤然)什麼?你說這是蠢想?你用譏笑的態度對待我這種神聖的感情嗎?

黃 是的,心南,我當時也當我這一種感情是神聖的,我譏笑那些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都是淺薄,固然我覺得人生最深遠最永恆的問題就是愛與死——但是,心南,我究竟比你大了幾歲,我和社會鬥爭了許多年,我雖然不曾得到幸福,但是我得到了教訓,我知道我從前所想到的是錯了,憑着青年的幻想和個人無原則的奮鬥,是別想得到幸福的。

李 那麼到底要怎樣纔能得到幸福呢?

黃 (微笑)是啊,我祇曉得從前是錯了,可也不曉得究竟該怎麼樣纔對。你不是看過梅特林的翠鳥嗎?幸福就好比那隻‘翠鳥’,我們結伴去找罷。戀愛雖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在人生的旅途中牠是很有作用的,牠可以添加我們很多的興趣,比方在我的病中,若是沒有你的詩,

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要好得慢一些。

李 (現出一些少年情人的羞澀)我若是沒有你也決寫不出這許多詩(指牀頭的詩集)……

黃 (情熱的笑)哈哈哈哈哈,可不是嗎?戀愛可以使每一個青年變成詩人的。(翻閱着詩集低吟)

——
你說你就像暴風雨中的梨花，
瓣瓣都散在我的面前也甘心，
我也願變成了多情的春泥，
吻住你那繽紛的落英。

你說你若遇着中意的人，
一抱就要將他抱死，
我也願把你的胸懷，
當作我涅槃的淨土。

黃 我已經是給自己的情熱燒焦了的，你別再這樣罷，你若是聽我的話，還是少做這樣的詩好。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不說那樣的話了，而你

還是這樣噴火山似的，結果總有一個人要破滅的。現在中國正是須要我們努力的時候，何苦要死在一個女人的懷裏呢？哈哈哈哈哈！

李（忽然起來要抱她）你這惡魔！

黃（拒之）對哪，你當我惡魔罷。呪我罷。打我踢我罷。但是可能的話把我忘了罷。

李 不能！！一百個不能！！

黃（毅然）不能也得能，你的愛有一點妨害我了，你近來似乎想把我整個的時間，以及整個的生命都給你了。朋友，我不是幾次對你說過嗎？戀愛祇是我的生活的一部，不是全部，而且戀愛這種感情是隨着生活環境變動的，假使牠妨害我生活的發展，我可以不要這種戀愛的，比方你愛的是五六年前的我，但是我已經不是五六年前的我，甚至於不是一年前的我了。

李 你不說過去和現在都是你自己嗎？

黃 是的，都是我自己，但是我的生命是要發展

的，牠不能爲着滿足誰的要求，停滯在那一個階段。

李 ……………

黃 (忽然不笑) 小弟弟，你惱什麼呢？你比我年輕得多，難道我有發展你就沒有發展嗎？

李 (完全是弟弟對姊姊的態度) 怎麼樣纔有發展呢？

黃 別把你的眼睛老那麼做夢似的望着空中，你仔細地望清你的腳底下和四周圍罷。
(娘姨推門進來手裏抱着熱水瓶。)

黃 怎麼去了這麼久的時候？

娘姨 近邊的老虎竈全都關了門了。我跑了好遠纔泡了來的。

李 哦！(看看鐘) 哦呀！我該回去了。(問娘姨) 今晚還戒嚴嗎？

娘姨 怎麼不戒嚴？街上外國巡捕和中國巡捕到處都站滿了哩。

李 真是討厭，幸虧我不帶什麼東西。好，我該走

了。

黃 你回宿舍嗎？

李 宿舍反正是回去不了的。我上近邊一個朋友家裏去住一宿。

黃 誰的家裏？

李 振華家裏。

黃 振華不是住校的嗎？

李 因為聽說日本兵要從吳淞上岸，也搬到租界來了。

黃 他不是反日頂起勁的嗎？

李 那還不是那麼回事。（起身燃桌子上火柴抽口香煙）怎麼密斯蔣還不回？

黃 是啊，恐怕走人家去了罷。

娘姨 （倒好茶送到黃牀邊）不，我剛纔還看見她獨自一個人在公園旁邊的馬路上走着呢。

黃 （着急）你怎麼不勸她回來？

娘姨 我要她回來，她說一會兒就回來的。

黃 咳，真是怎麼得了，她也是太重感情了。自從

之敏遇了害，她就沒有一天展過眉頭，每晚總是一個人到外邊冷靜的馬路上游魂似的走來走去。起先我還陪她一道走，後來我也病了，不能招扶她了。心南，你趕快去找找她，遇見她就叫她快回來。天氣又冷起來了，外面又戒嚴，太晚了有種種的危險。

李 好，我去。（披起大衣剛要出去）

（蔣珂蒼白地從外進來。）

李 啊呀！你回來了，我正要來找你。

蔣 （微笑）謝謝。

黃 麗嘉，真是以後晚上別再出去了罷。天氣這麼冷的。

蔣 你睡在被窩裏還冷嗎？我在外面一點也不覺得冷。（脫下外衣）

黃 就是不冷，也怕危險啊，這幾晚不是戒嚴嗎？

蔣 我怕什麼？反正是一條可以隨時拿去的小命。可是有趣得很，剛纔巡捕盤問我，是不是做生意的。我說，我倒不賣身子，你可真是出賣着

你的靈魂呢’，他說他不懂。

黃 自然哪，他們有的也許根本就沒有靈魂，所以我勸你別再到外邊跑了，給人家那樣盤問多麼不值得啊？

蔣 不，值得的值得的，我們寫小說的人，無論什麼經驗都是有用的。還有妙的事沒有告訴你哩，那邊靠影戲院的那條橫街，不是有好一些白俄的窩子嗎？今天晚上也居然有一個白俄的窩姐兒，當我是他的同行。她問我每個月能賺多少錢，我老實告訴她，Poor 得很，每月裏平均祇能賺四五十塊錢，還得自己燒飯自己洗衣裳。她不知道我是講賣文章，好像安慰我似的，說她們近來也不成，世界經濟恐慌的颶風似乎連她們的香巢裏也吹到了，時常一點也沒有生意，客人們也不像從前那樣肯花錢了，第一是中國人排斥日貨的影響，本埠的日本客人少了，幸虧水兵可添多了，英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全有，她們

纔算把生意維持住了。可是她說她們不大歡迎水兵，因為水兵要比別的客人來得野蠻一些，動不動就要打架，昨天晚上一個美國水兵恨尼娜不該同時接了一個意大利的，今天邀了好一些水兵來，和意大利水兵打了一大架，把屋子裏好東西都打翻了，香檳酒也潑掉了，連尼娜也受了傷。

黃 噯呀，吃飯真是不容易。

蔣 我越聽越有趣，把外面的冷也忘了。心裏的悲哀也忘了。正要問她許多別的事，但是她已經找着了她的客人，一個很高大的，樣子也蠻漂亮的 Sailor，她很得意地挾着他的手進屋子裏去了，我也就回來了。

李 她能說英國話嗎？

蔣 說得不壞，她說她初由哈爾濱來的時候，一句也不會說，及至到窩子裏和外國人混纔學會的，她甚至於還會說幾句中國話，‘什麼親愛的’哪，‘要好’哪，‘沒有良心’哪，‘再會’哪，全都

會說，不知道是那一個缺德的還告訴了她許多無聊的話，她當作好話來問我，把我又好笑又好氣。

李 (好奇怪)什麼話?什麼話?

蔣 你問那個幹嗎?你想學嗎?

李 那不和中國人學外國話一樣嗎?我們學外國話，總是先學那無聊的。

蔣 可是她們學外國話，是先學頂和她們的生意有關係的，她們不管那是有聊無聊，祇要是客人們歡喜的話，就拚命的去學。

李 哈哈哈哈哈，這樣說起來我們在學校裏用的功可都用錯了，我們拚命去學的，都是和我們將來的生活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黃 (拍掌)對哪，小弟弟，你真也有了發展了!

李 哈哈，這還得感謝那白俄姑娘。

蔣 唔，我也得感謝她呢。我想把我今晚和她的談話寫一個短篇，明兒投到小說月報去還可以拿幾個錢吃飯。(坐到椅子上去把台燈開亮預

備工作的樣子)

黃 好得很，不過明天再寫罷，時候已經很晚了，別累壞了身子，早一點睡罷。

李 好，我真得走了。

蔣 外面戒嚴恐怕你回去不了。我回頭和薔姊睡，你就在這兒住一宿罷。

李 不要緊，我到振華家裏去。

蔣 那麼明天見。

李 明天見。(忽然記起) 哦，我忘了告訴你，現在陳湘靈小姐她們發起了一個中國女作家反日聯盟，邀你們參加，明天在北四川路 K K 咖啡店開成立會，要我請你們一定出席，信我已經帶給薔姐了。

蔣 唔，我已經在報上看見她們的宣言，倘使薔姐參加，我是一定到的。

李 好，那我的使命算盡了，明天見。

黃，蔣 明天見。

(李出門。)

(蔣仍坐着，但不落筆而不住的對鏡端詳。)

黃 睡啊，怎麼老照着鏡子呢？

蔣 (仍對鏡微笑)

黃 你這孩子這幾天怎麼啦？瞧着鏡子笑什麼呀？

蔣 我倒要瞧我究竟像不像窰姐兒，爲什麼今天晚上這樣倒霉，接連兩個人都疑心我是做生意的呢？

黃 哈哈哈哈哈，你當做生意的人，真有什麼特別的記號嗎？一個白白胖胖的姑娘，深更半夜獨自在街上徬徨，誰都要疑心你是做生意的了。

蔣 是嗎？(仍舊視着鏡中的自己)可是誰真願意在街上跑來跑去？我實在是不能待在家裏，一回家我就想起我和之敏的同居生活。我的心就要痛起來了。(伏案而泣)

黃 那有什麼法子呢？我也沒有話勸你，不過你該做一個革命家，而革命家是能用他的理智去克服他的感情的。

(蔣默然有頃，收好紙筆，熄了燈，起身鎖好

門，到後房去了一下隨即脫衣就寢。）

黃（望了望她）你要燈嗎？

蔣 不要，有燈要睡不着。

黃（熄牀前的燈）

（夜已靜，祇聞街上賣餛飩的敲竹梆之聲。）

蔣（輾轉不寐）今晚真是有點冷啊！

黃（也沒有睡着）可不是嗎？我正想着我的小弟呢。

蔣 他還沒有被窩嗎？

黃 做是做好了，可還沒有人送進去。

蔣 之敏在牢裏的那條氈子後來不知道給誰挪去了……

黃 好了，好好睡，別說這些了，這樣冷的晚上，還有整千整萬的人睡在屋頂上和樹枝子上呢！

蔣 ……………

（又聞敲竹梆的聲音。）

蔣（掀被半起）薔姐，你要不要吃餛飩？

黃 我不要吃。怎麼你餓了嗎？

蔣 我有一點餓。不過(打噤)冷得很，算了罷。

黃 你這幾天胃不好，晚上少吃一點零碎也好。

蔣 ……………

(梆聲遠遠敲去。)

蔣 (仍不能睡) 薔姐，明天的會你到不到？

黃 我們應該去看一下。假使有希望的話，我們應該大大地努一努力。

蔣 唔，我也這樣想，不過那些小姐們的事，總是弄不好的。

黃 不是說我們得廣泛地把羣衆吸收過來嗎？

蔣 那也不錯。這些小姐們也不可以放棄。懺悔的布爾喬亞女青年在這個時候也有相當作用的。

黃 自然，我們對於她們也不可以有太大的幻想。

蔣 唔……………

(她們也漸漸朦朧入睡了。)

(在靜寂之中，忽然汽車煞車聲，皮鞋聲，雜着佩劍聲大起，接着是急促的敲門聲。)

(黃蔣大驚醒，蔣尤其是驚弓之鳥，急起檢拾桌上之稿件。)

(但黃究竟年紀大一些，勉強鎮靜，開燃牀燈，披衣起來，隔門詢問。)

黃 誰？

內 我。

黃 你是誰？

內 我是捕房來的。

黃 什麼事？這麼晚來？

內 你開門就曉得了。

黃 (突然)好，請進。(開門)

(巡捕，警察，新聞記者相連進來，特別使人注目的，是一個衣服潤溼淚痕猶新的女子。她低叫了一聲，‘蕾姐’。)

黃 (細認一下，急上前緊握其手) 綠痕！你怎麼了？什麼時候來的？怎麼這個樣子？(對新聞記者) 劉先生，你怎麼把她帶到這裏來的？

劉 (對中國警察) 你先講。

警察 今天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我看見這個女子，獨自一個人很有心事似的在江邊來回地走着。我就有一點疑心，後來她走到××碼頭

的角上，把手攀着電燈柱子，呆了一回，忽然望水裏一跳。我急忙吹哨子喊‘救人’。幸虧水淺給一個小火輪上的老大救上來了。帶到我的水巡隊一問，這女子說她是由瀋陽逃回來的，住在××旅館第七號房間，因為身上沒有錢，祇有一點點行李，找親戚朋友又找不着，給旅館的賬房把一點行李都扣去了。所以纔尋這樣的短見。我又把她帶到租界，同租界包探一到××旅館一問，果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問她有什麼親戚朋友，她說她的親戚朋友都不在上海了，祇有一位黃小姐聽說是在上海，可又不曉得住在什麼地方。恰巧，這位報館裏的先生到捕房來調查一件事情，說他曉得黃小姐的地方，就把我們帶到這裏了。

劉 因為這位小姐很着急，我怕她再鬧出什麼差

錯來，所以我儘晚把她帶來找你。

黃 好了，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朋友。她是我在北平的時候的同學，在瀋陽當教員的。好極了，今晚幸虧遇着了劉先生，要不然她還要着急了。

劉 沒有什麼。不過真是巧得很，我本不記得你的通訊處，恰好你上次寄給我的那個郵片還在我的袋子裏。

黃 討稿費那個明信片嗎？

劉 對啊。

蔣 哈哈！可見債還是要討的好。

劉 哈哈！

黃 哦，明天怎樣到旅館去取她的行李，這手續我一點也不懂得，都拜托劉先生辦好不好？

劉 這容易得很，都包在我身上好哪。（與巡捕說話）

巡捕 你在這張紙上簽一個字。

黃 （照簽）

巡捕 明天你帶好錢同她到捕房來一趟。捕房裏

同你們到旅館裏去取行李。

黃 好,好。

劉 那麼打擾你們,我們明天見。

黃 真是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朋友。

張 謝謝各位先生。

巡捕們 明天見。(徐徐出去)

(黃送至門口。聞開汽車聲。)

(蔣扶張坐。)

黃 (鎖門,回身嘆了一口氣)這纔放下了心。

蔣 我也嚇了一大跳。我當又是那晚那樣的事。

張 真是對不起你們。

黃 (急走到牀邊拉她的手)什麼對不起我們,你還不曉得我們後來的事呢?

張 在報上多少看得一點,所以我不知道到那裏來找你們的好,並且也不知道,你們住在一道。

黃 可是你怎麼就會想到要自殺呢?你是一個堅強的人,難道真給那旅館的賬房,逼到那樣沒

有辦法嗎？

蔣 你不要問她這些話，你瞧她裏面的衣服全是濕的，趕快換了早些睡罷（拿衣給她換）。

黃（笑指她身上的衣）你這是那裏弄來這樣的衣裳呢？

張 水巡局裏一個巡警替我借來的。（她一面換衣）

蔣（騰出她自己的舖）好，你睡到我的牀上來罷。

張（如言）……你呢？

蔣 我回頭同薔姐睡。

張 擾了你了。

蔣 這個時候還要客氣呢。

黃（在開汽油爐煮東西）

蔣 煮藕粉嗎？

黃 她不是餓了嗎？

張 不要費事，我剛纔吃了。

黃 在那裏吃的？

張 那位劉先生請我吃的，我祇要喝一點開水就

成了。

蔣 (急倒開水給她喝)……

黃 那我就不弄了。(熄火)

張 你們倆也早睡罷。

黃,蔣 就睡。

張 (靜默了一回,沈痛地)我真沒想到今天晚上還睡在牀上。而且還能和你們見面。我當我早安眠在河牀上,或是給潮水抬到海裏面去了呢……

黃 (挨近張旁邊坐着)真是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在這樣的時候逃得出性命來不就夠幸福了嗎?

張 是的,薔姐姐,我總算逃出性命來了。可是我那些學生,那些和我好得像姊妹似的學生,她們她們……啊,我不能想了……

蔣 她們怎樣了?(她也挨近她)綠痕?

張 十八那天晚上,我們聽得炮聲響,知道早幾天的謠言是實在了,校長就叫同學暫且回家的

好，但是我想政府也早該有些準備的，真是打起來，我和學生們也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情……萬不料我們邊防軍一點準備也沒有，並且命令軍隊不許抵抗，把整個的瀋陽送給日本人，等到第二天我們起來的時候，日本兵已強佔我們的學校了，門口架了兩座機關槍，禁止我們學生出入，啊，那一些禽獸般的軍官指揮兵士在我們學校裏橫行，他們讓我們選擇死或是侮辱，我頂愛的一個學生，她是很能寫些文章而且也擅長運動的，給一個日本兵拉住了，她順手打了那日本兵一大掌，我親眼看見她給日本兵一刺刀刺倒在地，腸子也流出來了，還流着眼淚，朝着我叫‘先生！’（她抱着頭哭）我現在好像還聽見她在叫我‘先生’呢。啊，我是一個多麼不中用的先生，薺姐姐，密司蔣，這就是我在瀋陽教了半年書的成績！

黃……可是這不能怪你啊，這是那些賣國軍閥的責任啊！

張 但是我們沒有責任嗎？我平常祇告訴她們怎樣做守規矩的學生，從不曾告訴她們到了非常的時候，我們該怎樣的自衛。更不曾告訴她們應該怎樣去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這能不算我們的責任嗎？你們都知道我是責任心很重的，我在出事那一天，我就想死在我那些學生面前的，但是仔細一想，我應該替她們報仇，我應該把這些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全中國人，所以我從飛機炸彈和地雷裏面逃到了南邊來，船剛一看見黃浦的水，我是多麼的歡喜啊？我想起五卅事件時候的上海，我想現在的上海，應該比五卅事件那時的上海更緊張了，可是我在旅館裏住了幾天，無論看報或是在街頭上走，都不曾看見那時候的氣象，對日本的經濟絕交，是由幾個買辦資產階級在那裏領導，所謂義勇軍也沒有工農的份，我曾寫過幾篇文章投給大報，他們都說那些話太激烈了，一個字也沒發表出來，我想我的那些

同學的冤仇這一輩子可不想報了。加之我身上的錢又用完了，真是舉目無親，所以我纔起了自殺的念頭……我從前常是這樣想，我們在世界上，不過是浮在大空中的行雲，一陣風就把我們吹散了，但是，後來我抓住了戀愛，好像我的生存有了很大的理由了，然而不到三年，戀愛就把我拋在痛苦的深淵裏了。我又勉強相信大家的勸導，抓住教育事業，在這兩年中間，我好像也很安心立命了，我很愛那些同學，那些同學也很愛我。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給我這樣大的打擊，我們政府給我這樣大的失望，我的生存理由又全部推翻了；最後我抓住了羣衆運動，我相信祇有革命的羣衆運動纔能救我們自己，纔能把帝國主義的禽獸般的軍隊趕走，但是現在連羣衆運動也使我這樣失望了，……………這叫我怎樣不斷絕我的生命呢？我一閉上眼睛，就聽見那些同學的哀叫，看見她們拖出來的腸子——啊！我想我

還是葬在魚肚子裏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聽見的好……

黃（撫着她的頭）綠痕，你別太興奮了。

蔣（握着她的手）張，你不要太失望，不要死，你要始終相信羣衆的力量，真正的羣衆力量現在還在地底下潛流着，但是你瞧着吧，牠終有一天會爆發出來的。

張（感於她的熱意，希望復燃）是的嗎？

黃 她的話是對的！我們都是從痛苦裏面煎熬出來的人，不要糟塌我們的經驗罷。

（三人緊緊握手。）

（遠遠又有木梆聲。）

黃 明天帶你去參加一個會。你可以把你的經過和主張告訴大家。

張（點頭）……

（舞臺轉暗）

第二場‘咖啡店’

壁上滿貼着各種反日標語，長方形的桌子上，

雪白的桌布上擺列着各種精美的食具和三四瓶美麗的鮮花。

各位女作家打扮得極樸素的，極華貴的，以及不樸素也不很華麗的都有，此時已經到了不少，大部份已經就坐了，也有的在告訴老媽子招扶小孩，也有的囑咐聽差到汽車上去拿東西，有的在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有的立着和她的愛人密談，有的正和新聞記者談話，就座的各位也有的互相談着家事，有的互相介紹朋友。薔，珂，及綠痕方與陳小姐談話。

陳（很精明幹練的事務家的態度）歡迎極了，我今天早晨看見報上的消息，我正要來找密斯張哩。

李（從後面）到你們那裏該很晚了罷。我今天早晨看見報還不大相信呢。

黃 你走了之後沒有半點鐘他們就帶她來了。敲門敲得很厲害，我起先祇當又有了什麼事哩。

陳 真的，密斯張以後別再那麼悲觀了，這個時代

正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正應該拿必死的精神和環境去奮鬥，我曾經在報上讀過你許多詩，你寫的小說我也讀過幾篇，很佩服的。不過我覺得你的思想太虛無的了，雖然你境遇不大好，但是越是壞的境遇，纔越能顯出我們的堅強的意志，要這樣，一個人的生活纔算得是Heroique（英雄的）。你知道我是研究史學的，我深刻地承認歷史是英雄的舞臺，比方我們中國現在不正是內憂外患到了絕頂的時候嗎？這可也就是中國要產出英雄的時候，這樣的英雄也並非限於男性的，現在中國受日本的侵略比起當日法國受英國的侵略要厲害得多，也該是中國產生貞德的時候了。

張（自嘲地）可是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把生命看得那麼貴重的，那麼有力量的。

陳（雄辯地）是的，我知道你在一首小詩裏面，把生命比成大空的行雲，我以為這是不對的，我曾經把生命比成兩條河，一條是揚子江，一條

是運河，揚子江是一條自己奮鬥出自己的出路的生命之流，運河是人們替牠開拓出來的，現在人們用牠不着了，把出路也給塞掉了，我以爲運河正是舊時代女性的象徵，我們新時代的女性人人都應該學揚子江。

蔣（半笑話地）可是現在揚子江的出路不也給人們塞住了嗎？要不然，武漢怎麼會漲大水呢？

陳（也半笑話地）你總愛巧辯。

（打電話的女作家凌雲姍姍由電話室來。）

凌 密司陳，王太太給家裏小孩子纏住了不能來。

陳 你要她連小孩子一道帶來好哪。

凌 我也那麼說了，她說還有許多家事沒的料理，有什麼決議叫我回頭告訴她就是。

陳 唔，中國女人總是離不開家庭。

黃 她起先不也是很愛在社會上活動的嗎？

陳 可不是，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她簡直是我們的英雄，脫離她父母給訂的婚約到北平去唸書，組織女子工讀互助團，辦新婦女雜誌，後來由

勤工儉讀書學會留學法國。我們想她的對於婦女運動的貢獻應該更多了，誰知自從和達克透王結了婚，以後就變成了家庭的人，一個字也不寫了，這真是中國女人的壞脾氣。

黃 不過這也並非中國女人的脾氣壞，實在是告訴我們中國的殘餘封建勢力還很大，女人很容易向牠投降的。

凌 (帶笑) 男子不也是一樣嗎？多少洋翰林回國之後，比老先生還要頑固，拚命地裝出遺少的樣子。

(一個在她後面和一個穿得極華貴的女子談話的少年紳士回頭看了她一眼，他白淨面皮，穿中國團花長袍，戴一頂印度帽。)

紳士 雲妹，你這該不是和我過不去罷？

凌 啊呀，你當我說你？那有的話，你自然是再 Modern 沒有的男子了。

紳士 是嗎，我當你連我也罵起來了。

凌 當你還不該挨罵？小倩告訴我，你近來可不成

得很哩。

紳士 你別信她的話，她好像除了管住我就沒有別的事好做。

凌 你可別冤枉她，她忙着呢，每天得捧捧豔秋還得捧捧乾女兒。

小倩 雲，你再說我，可要生氣了。

凌 (逃跑去) 嚶呀！對不起。

(張蔣一直在一道低聲談話，似乎在批評他們，至是有些不耐，適遇少年紳士入室，挨次向那些小姐太太們獻名片之後，移到她倆的身邊了。)

另一紳士 (獻上了名片之後) 我是××雜誌的編輯，兩位女士的大作平常拜讀得很多，非常佩服，現在敝雜誌想出一個‘女作家反日專號’希望兩位女士供給幾篇大作。

蔣 好得很，祇可惜我們兩個還夠不上什麼作家，也沒有什麼大作。(微笑)

另一紳士 兩位女士不要客氣，哦！對不起，我還

沒有請教兩位女士的貴姓？

蔣（嘆喞一笑）你剛纔可不是說也拜讀她許多作品嗎？

另一紳士（頗窘）是，作品是拜讀過的。

蔣（接着）可是還沒有請教過姓名…

（旁邊聽見了的都哄然大笑。）

（李心南扯着和另一紳士耳語。）

另一紳士 啊！‘張小姐’是不是，我說怎麼就一時記不起來，你的那篇寫工人生活的‘阿金’我讀過好幾遍。

張（有些欣色）不敢冒認，那篇小說是她寫的。
（指蔣）

另一紳士 啊呀！對不起，我記錯了，我今天的腦筋怎麼了？哦，我記起了，是一篇叫做‘歸舟’的小說。

蔣 唔，不錯，她寫過一個詩集叫‘歸舟’。

另一紳士 你瞧，對不對，剛纔因為女士們太多了，把我的頭鬧昏了，好了，不管是小說是詩

集都歡迎，敝雜誌預備月底齊稿，一定請兩位女士多多的賜稿。

蔣（調侃地）出多少錢一千字？

另一紳士 別說笑話了，各位小姐，那裏在乎那些。

蔣 不，我們在乎那些的，我們是窮人。

另一紳士 哈哈，那自然是我們辦雜誌的一句老話‘酬金從優’哪，頂好各位寄稿子來的時候都送兄弟一張小照。

張 投稿要小照幹嗎？莫非照片好，文章也好了麼？

另一紳士 那無非是讓讀者瞻仰瞻仰的意思，她們好幾位女士都送給我了。

蔣 對不起，我沒有錢去拍照。

另一紳士 客氣，客氣。

（正糾纏不清的時候。）

陳（立起來）各位，時間已經是過了一點多鐘了，還有好幾位同志沒有來，我想不等她們了，請

大家就座罷。

紳士 我坐在這裏好不好？

陳（微笑）不，這是我們的會，請你坐在沙發上去旁聽。

紳士（很服從地）是，是，好大的氣派。

凌 密斯陳，瑪麗剛纔打電話來，說一定可到的，我們再等五分鐘罷。

（文藝週報的記者急起身。）

記者 對哪，請再等五分鐘，讓我完結和謝小姐的談話，因為我一會兒就要去發稿。

（於是小姐太太們各人依舊進行各人的談論）

蔣（起身）綠痕，我倆到樓上去看一看罷。

張 好，不過樓上客人更多。

蔣 那麼我們坐到這裏來罷。（近謝）

（那另一紳士祇好又去糾纏另一些女人們了。同時很清朗地聽得靠近台前的記者與謝玉波的談話。）

謝（很感慨的）自然，身體不好也是我很少寫文

字的原因，但是給我的打擊最大的還是我的母親之死……密斯特阮，你既然研究過我那些拙作，該知道母親的愛，對於我，對我的作品是有多大的意義，我曾經這樣說過——太陽是怎樣愛門外的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的。‘母親’這兩個字，就好像一團亂絲似的從秦初就糾住了我的心；祇要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是我的靈魂那時候卻是甜的——現在呢？母親已經是不在了，她的靈魂也許住在上帝的旁邊罷，但是她卻離開了我的旁邊了，她的愛，她的音容，在每一個回憶中間，就變成了針兒刺痛我的心，變成了煙兒催我的眼淚了。這些日子我的身體因着思念我的母親更加弱起來。雖然我想寫一個長篇小說追述我母親的生平。

但是在最近我也不忍動筆了……（取巾拭淚）
記者（陪着很感動似的默然有頃）……悲哀是使一個作家更加深刻的。希望女士不久有更好

的作品貢獻給大眾，大眾還是很期待着女士的。…就是關於這次東三省事件，希望女士竭力在文學作家的立場充分發表作品或是言論，把一些沒有十分覺悟的大眾——特別是女學生羣衆，向正確的路線宣傳組織起來，在目前或者比較專門紀念你的令堂的意義還要廣大。

謝（遲疑）是的，不過我以爲文學決不是有目的，也不能用牠來做宣傳。……

記者 可是美國的辛克萊不是說‘一切文學都是宣傳嗎？’

謝 ‘辛克萊’是誰？我在美國沒有聽見過他，他是一個作家嗎？

記者 一個普羅作家。

謝 那難怪？我從來沒有留意過他們，因爲我覺得普羅文學實在不能算是文學。

記者（微笑）那麼，照女士的意思要怎樣才算是文學呢？

謝 我覺得文學雖是受着環境的影響而變遷的，
但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是個性的表現。

記者 女士是說普羅文學裏面就沒有個性了嗎？

謝 我，我不大看他們的東西，我不能批評。

（這時外面汽車停車聲。侍者掀起門帘……走進來一個穿西服的女性，蘇瑪麗，後面跟着奶媽抱着孩子。）

凌 好了，好了，我們等你好苦。

蘇 （向大家點頭）對不起，家裏有病人。

（侍者來添咖啡。）

陳 （起來招扶）好，快到這兒來，這裏有空位子。

（蘇很坦然地走去，奶媽手裏的孩子給凌接去，張蔣這時也起身坐近黃。）

記者 （致謝）感謝小姐，費了你許多時候（將速記簿收起，起身對大家）陳小姐，各位女士，我少陪。

陳 怎樣不等到完了再去？

記者 我趕着要去發稿了，這個我轉托密司特李

替我記錄。(匆匆地出門)

陳 推舉主席。

大家 就是你自己好哪。

——贊成贊成。

陳 我不好做主席，我推舉密司黃。

黃 客氣幹嗎？大家已經贊成，你又來推來推去。

陳 不，還是你好。

黃 會是你發起的，人也是你邀的，我一點不熟習，自然是你好。

凌 湘靈別客氣了罷，這並非要你做國民政府主席。

陳 (笑)好，那麼誰能背總理遺囑的誰替我念一念。

大家……

黃 密司陳，我看那些形式全都免了罷，那些話我們自然誰也背不上來，並且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們快些討論重要問題罷。

大家 贊成，贊成。

陳 那麼我來簡單地報告發起這個聯盟的經過。
——過去幾千年中國女性在文學上的活動不要去說牠了。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我們女子纔漸漸和男子一樣的參加種種社會活動。同時在新文學運動方面，我們女子也有不少的貢獻，所以十年以來已經有了不少的女性作家，這是值得我們女子引為誇耀的，……

但是我們女性囿於過去幾千年的積習，又受着種種環境的限制，總是家庭的，個人的，所以無論是怎樣的努力，頂多是做到個人小家庭的成功，不能把力量團結起來，擔負一種社會的或是國家的使命。

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內憂外患都逼得很緊的時候，廣大的兵禍，水災，失業，已經使社會陷於非常的不安，又加上這次日本強佔我們的東三省，使我們也快要滅亡了，我以為我們女子不能再守着個人的或是家庭的範圍，應該起來擔負更大的責任，那首先便是要結團體，我

們都是幹文學的，所以我們首先要結文學團體。

我想到這裏，曾經和幾位朋友商量，她們都贊成，又定名為‘中國女作家抗日救國聯盟’。前幾天發了宣言之後，希望大家多多發表關於抗日救國的意見，今天居然有這樣多同志參加，足見大家心裏，都有同樣的要求。古話說得好，‘德不孤必有鄰’，我們真是歡喜得很，我們在商量這聯盟的章程之前，希望大家多多發表關於抗日救國的意見。這次東三省事件，使我們幾千萬同胞，已經先我們做了亡國奴，我們的張同志剛從那受禍最烈的瀋陽逃出來，現在請她報告瀋陽失陷的情形。——大家拍手……

張（起立）各位同志，剛纔我髻髻聽得一位女士說‘母親’這兩字，好像繞纏着她的心的亂絲，祇要稍微一提起就要使她的心兒發痛，眼兒發熱，我不能不說，‘瀋陽’這兩個字對於我有

和這同樣的作用，我也是簡直不能提起牠。一提起牠我的眼睛裏就好像看見那一排排倒在敵人的炮彈和機關槍下面的工人，學生，兵士，小市民，特別是我們學校裏那些死在敵人刺刀下面的女學生，同時我的耳朵裏好像聽見她們叫喊的聲音，特別是那些女學生喊：‘先生救命！’的聲音……（以手帕掩面）啊，我不能再想了！

關於瀋陽失陷的情形，報紙上已經有很多的記載，我想用不着詳細去說牠了，到過水災區域的人告訴我，沒有到災區的時候以為報紙上的記載是有些誇張的，及至到了災區接觸了災民生活，才知道那還不夠實在情形萬分之一，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看報紙上記載東三省情形的時候，要知道實在情形比那個夢壞得多，嚴重得多，亡國奴的滋味並不是好嘗的。有一個大學教授說：‘中國亡了國也不要緊，這恐怕是還不曾真做過亡國奴的，或是亡

了國於他有什麼好處的人說的話……我在瀋陽看見我那些女學生受了敵人的污辱和殺戮的時候，就想要和敵人拚命的，但是我知道這種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什麼益處的，我們必須喚起廣大的羣衆來和敵人反抗，所以我懷了很大的希望到全國中心的上海來。我在上海住了兩三天，從各方面看起來，我纔知道南方的真正民衆運動還是在非常嚴重的壓迫之下沒有法子伸張，表現在外面的那些什麼抗日救國運動祇好騙騙自己，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底真的敵手，我覺得中國前途真是茫茫，我那些學生和許多民衆的冤仇沒有伸雪的日子，我萬分悲觀起來，纔於昨天晚上到黃浦江上自殺，不想被人救上來，今天又能和各位同志見面。我真是又是悲痛又是歡喜，（男女聽衆有人交頭接耳議論此事的，）悲痛的是我不能早死在我那些學生一道，歡喜的是我們女子，特別是平常最難團結的知識階級的女子，也

居然團結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就是這種歡喜也夠我流淚了。

我想除了死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以外我是再不去自己尋死的了，希望各位同志都離開現在幸福的境遇，大家起來領導民衆，我一定拚命來做你們的先鋒的。

大家（拍手，因為張的態度太真摯太激昂了，有的感激落淚，何況就是沒有眼淚，一位多情的小姐或是太太，在這樣的場面，也應該多少表示同情的。）

黃（扶着張坐下來）你太興奮了。

陳（起立）張同志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們必須堅決地團結起來，領導民衆去替我們東三省那些男女同胞復仇雪恥，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爲什麼要侵略我們東三省，和我們應該怎樣去反抗他的方法，我已經拍電給國際聯盟的婦女部了，請她再轉告日本的婦女協會，請求日本政府撤兵，希望各位同志再發

表意見，玉波，請你說幾句。(坐下)

大家 (拍手)

謝 (徐徐起立)主席命令我說幾句話……但是我的心給對於母親之死底哀思佔滿了，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就談一談‘母親’罷。

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的東西都有母親，有了母親就到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水愉愉快快地流着，小鳥兒愉愉快快地唱着，雜花愉愉快快地開着，野草愉愉快快地青着，走獸們愉愉快快地奔跳着，人類愉愉快快地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和愛着，萬物的子女也彼此相愛着，在這樣的同情互助之中，這個載着無窮的生物的地球才不斷地前進發展……但是一方面自私自利的階級制度的確已經在人類中間立下了很牢固的根基，許多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的目的上狂奔，日本這一次不顧國際公理，破壞東亞和平，悍然侵

略我們的東三省，殺戮污辱我們男女同胞，就是人類向這毀滅世界的目的上狂奔的一個現象！這個現象起於人類忘了他們共同的母親，因此不能互相親愛，反而互相仇視。

我們怎麼樣對付日本人的仇視呢？剛纔張女士勸我們大家起來去領導民衆去和日本人反抗，這成了用仇視對付仇視了。親愛的姊妹們！假使我的話是對的，那麼請我們不是用仇視對付仇視，是用愛對付仇視，我們應該喚起年青的有爲的朋友，大家肩起愛的旗幟來傳播愛的福音，祇有愛纔能抵抗強權，祇有愛才能救中國。（坐下）

大家（大部份拍手）

張（憤然）謝小姐叫我們拿愛去抵抗強權，不知道是怎樣的抵抗法子，比方日本兵殺到這裏來了，是不是也對他宣傳愛的福音，讓他們污辱屠殺一點也不抵抗？

黃 綠痕回頭再說罷。

陳 好了，密司張，等回兒再討論，現在先請大家發表意見，瑪麗，你呢？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好的意見的。

蘇 （很謙恭溫婉地）主席說我一定有很好的意見，真是把我慚愧死了，這些日子因為劍秋有一點小病，我每天待在家裏招扶他，幾乎報紙都沒有大看，所以簡直沒有曉得國事鬧得這個樣子了，不過，我過去視察人生的態度，到現在也沒有十分變的，我很同意謝小姐的意見，我常說我們的性靈之所以沒有隔閡是因為我們同有一顆‘人類的心’，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也全靠這顆‘人類偉大的心’維繫着，所謂人類的心，我以為就是‘愛’就是‘正義’，一旦‘愛’被摧殘了，‘正義’淪亡了，人類也就完了。這次日本人之所以侵略我們東三省，說起來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招來的，假使我們國內和平統一，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但是為什麼不能夠和平統一呢？就因為我們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

自私自利的人生觀，祇顧個人的利益，不顧國家的利益，因此我以為抵抗日本，先得改造中國，改造中國的法子，除了提倡科學，首先要講究心靈的改造，就要提倡道德生活。

大家（也是大部份拍手）

（但她的小孩子哭起來。）

凌（急拍之）啊啊啊！好孩子，別哭，別哭，聽你的母親講道德啊！

蘇（停止演說，急走過去抱起來）啊啊啊，孩子要吃奶了，奶媽！（孩子仍哭着）

奶媽（急走來）來了，來了。（急抱去喂奶，孩子就不哭）

凌（稍安地）好實利主義的孩子，有了奶吃就不哭了。

陳 瑪麗，你的話完了沒有？

蘇（想了一想，覺得也沒有別的話）就算完了。

陳 那麼請——

蘇 不，我還有幾句話，我雖然同意謝小姐的意

見，但是爲着維持人類的愛和正義，我主張對日本宣戰，因爲戰爭是提倡道德底最有效的東西。

大家（大部份拍手）

紳士 瑪麗，你了不得。

凌 我也附條件的贊成。

陳 你附什麼條件呢？雲妹，就請你發表意見罷。

凌（亢爽地）我也贊成對日本宣戰，可不是爲着維持什麼人類的愛和正義，而是維持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很顯然的，這幾年我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東北有很大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維持他的地位，一定要阻止我們的發展的，何況美國的資本也經過我們的手大批地流到東北，使美國在東北的地位一天天增高，更加使日本帝國主義不高興了，再加上他們的經濟危機一天天嚴重，蘇聯的五年經濟計劃一天天成功，我們中國的下層民衆，又一天天叛亂起來，當然逼着他們向

我們東北找出路，但東北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出路，所以必須要堅決地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反抗。近來×××他們等的幾篇論文，我看了非常贊成，我們聯盟應該一方面把我們的主張向民衆宣言，一方面催促我們政府實行對日宣戰。

大家（大拍手，除一二人外）

紳士 雲妹，你更了不得！

陳（起立）密司凌的主張真是非常的鮮明，正合我的意思，並且我還沒有看得這樣清楚。不過昨天報紙上，不是載着一個要人的談話，說憑中國現在的國力和日本宣戰，是一定要敗的，要復仇必須要等到廿年之後嗎？

蘇 照我的主張，明知一定是失敗，但是也得宣戰，我們爲着維持正義而戰，我們的戰爭就是失敗了，我們的正義是永遠留存在天地之間的。

謝 在這個意義，我也可以贊成和日本宣戰，一九

一四年的德國，不就是今天的日本嗎？破壞了比利時的中立，妄想征服世界，結果是‘德謨克拉西’戰勝了‘軍國主義’，也就是‘愛’戰勝了自私自利，現在日本正在那裏學德國了，我們就是比利時一樣的敗了，我相信愛一定要得最後的勝利的，現在國際聯盟不是已經站在我們這邊，給了日本很大的‘道德’上的壓力嗎？我想到這時候，平常對中國表示好意的美國也定肯拿實力來援助我們的。

陳 雲妹，你的意思呢？

凌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中間的矛盾的爆發，換句話就是強盜和強盜打起來，巴黎和平會，就是強盜分贓會，所以事實上不好相信他們的宣傳，什麼‘德謨克拉西’戰勝‘軍國主義’，更不好說是‘愛’戰勝了自私自利，因為他們誰都是自私自利，我的主張對日宣戰，不是爲着維持什麼愛哪正義哪，又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並非不曉得中國的國力不夠，但

是誰都曉得中國是一個國際關係最複雜的國家。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都有他的勢力範圍，過去我們中國是靠着他們的‘均勢’之下過着日子的，現在日本破壞了這個均勢了，假使我們不反抗，各國爲着維持東方的均勢起見，都要向中國取得和東北相當的利益的，那樣一來，中國就很不費事的被瓜分了，假使我們政府宣戰，日本不見得能把我們中國整個滅亡，他若是那麼做，別的帝國主義爲着維持他們本身利益起見，一定要起來干涉的，這樣我們反而可以免掉瓜分的命運。並且不必一定要宣戰，祇要政府一旦宣佈和日本絕交，日貨自然就不能進來，不但要給日本經濟界很大的打擊，同時我們民族工業，就可以振興起來了，要不然，再開一輩子‘排斥日貨，提倡國貨’也是枉然！（坐）

大家（拍手）

紳士 雲妹，你說得很透徹。

陳 (起立)我也很贊成密司凌的主張，我們就這樣起草我們的宣言，好不好？不過我們就要求政府對日本宣戰，政府他一定不宣戰也不絕交可怎麼辦呢？一個要人昨天發表談話，說他曾要求政府懲辦王正廷，處罰守土的官吏，政府都不肯照辦，我們的話，他又怎肯照辦呢？××昨天來告訴我，他替政府上了許多條陳，到現在日本佔領東北已經快兩個月了，一條也沒有實行，他正煩悶着哩。

謝 我想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血和淚，用我們一顆顆的至誠的心去感動政府。

蘇 我也同意謝小姐的話。

陳 好，我們就請雲妹和謝小姐起草我們聯盟的成立宣言。

黃 (忍不住起立)主席，請許我說幾句話。

陳 哦，對不起，我忘了我們黃小姐了。請黃小姐發表意見。

黃 不要客氣，我叫黃薔，——剛才聽了各位女士

的辯論，很使我感到興趣，也使我忍不住要參加一點意見，我所最感興趣的是幾位女士的意見，雖然在對日宣戰一點完全一致，但是顯然地分成了兩個觀點，一個是唯心的像謝女士的‘愛的福音’，蘇女士的人類的心，一個是唯物的，像凌小姐和主席陳女士說的那些，特別是凌小姐的意見，使我們佩服得很，我還沒有想到在我們這些小姐們中間有這樣進步的意見，她的意見，真是代表了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但是不幸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領導經濟界以及政治界的，是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他們的利害和帝國主義者一致，所以他們決不肯堅決地打倒帝國主義，頂多是一個時候疏遠日本帝國主義，去親近英帝國主義，很顯明的例子，這一兩個月來抵制日貨的效果，使英國的曼哲斯特減了兩萬多失業工人，這就是英國在國際聯盟為什麼替中國說話的緣故。親愛的姊妹們！現在是中英親善了，五卅

慘案，萬縣慘案，沙基慘案，那些在英國的槍彈炮彈下面流的我們同胞的血都被他的忘得乾乾淨淨了，他們說現在中英親善了，我們多多地去買英國貨罷！

剛才謝女士又提到平時最對我們中國人表示好意的美國，我也是一個中國人，不幸還不曾得過美國洋大人的一點好處，不過假使他真拿實力來援助中國，那恐怕是像凌小姐說的，不過是爲着維持他自己在中國的利益，何況日本佔領我們南滿，已經快兩個月了，美國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拿出一點實力來援助我們沒有？毫無疑義地，現在英國保守黨得勢，英美兩帝國主義者的競爭，必然越加激烈，戰爭的可能性，越加多，同時美國眼見日本侵佔南滿，美國在東三省的利益受到打擊，心裏萬分吃醋，所以偶而講幾句似是而非的和平話，其原因就在此。何況現在世界的矛盾集中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日

本這一次武裝佔領東三省，事實上是代表資本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攻，所以英美法這些帝國主義者無論他們的利害怎樣和日本衝突，在這一點必然同情日本，幫助日本。盼望他們主持公道，完全是夢想。

謝女士又告訴我們不要拿仇視來回答日本，就是說不要恨日本帝國主義者，我想一想也是對的，我們不應該恨他，他教訓我們的事已經很多，他告訴了我們帝國主義是什麼東西；他告訴了我們中國的軍閥除了殺自己的人以外是怎樣不中用；他告訴了我們中國政府是怎麼樣的政府；他告訴了我們國際聯盟是一些什麼人的機關；他告訴了我們那些要人，名流，學者，都在那裏替什麼人說話；他告訴了我們怎樣連抗日救國也和水災籌賑一樣作成了一些人們發財的機會；最重要的，他告訴了我們，世界第二次大戰，是逼得多麼的近了，帝國主義者是決不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了。我們若不是趕快喚起廣大的羣衆起來自救，就永久做帝國主義者的牛馬，供他們的屠殺和污辱，希望各位記得剛才密司張報告的話！（拍手）

至於說到二十年後纔可以對日本宣戰，那真是一種亡國的 Mannerism（老調子），我們中國一說到治水就是禹疏九河，一說到復仇，就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這一次東三省事件許多人通電，又說我們‘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曉得，現在的國際形勢和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大大的不同，現代社會發展的速度又比過去社會不知道快到多少倍，帝國主義者決沒有工夫等待我們生聚好了，教訓好了，再來宰制我們，我們痛苦民衆，也不能再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剝削底下等待二十年纔來打倒他們的支配，真是，民衆是不能再痛苦的了，目前在樹枝子上，屋頂上，土墩上，長堤上挨凍餓的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直

接受着屠殺和羞辱的同胞們也叫他們等到十年，二十年後再來復仇嗎？民衆是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們要起來了，他們要怒吼了。我們的女作家在這樣的時局結合起來，假使有什麼意義，那就是由我們的作品，由我們的行動代表痛苦民衆的吼聲，我們的武器不是血和淚的哀求，而是血腥的鬥爭，我們的敵人，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而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年輕的穿得比較樸素的，乃至旁聽者皆大拍手。）

陳 但是……

（在黃演說未完時店主人急進來撕去壁上及玻璃窗上反日標語蔣急問之店主人與之耳語）

黃（繼續）我們的目的不是維持愛與正義，也不是維持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而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澈底的解放！

大家（及鄰室拍手）

謝 主席，許我來答復幾句話，（不待允許）我們的

目的和黃小姐的並不兩樣，我說的‘愛’和蘇小姐的‘正義’，也就是解放一切民衆的意思。

凌（也起立）我也要聲明一句，我主張對日宣戰也並非單爲維持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我是認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整個民族唯一的出路。

黃（正要起來答復）但是，我們——

蔣（急起應之）讓我來答復，（向陳）主席，我要說幾句話，並且有一個緊急的報告。

陳 好，請蔣小姐發表意見。

蔣 各位，現在討論的時間已經很久了，我對於剛才兩位小姐要說的話，是解放殖民地被壓迫民衆這一件事，決不是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也不是資產階級可以澈底領導的運動，因爲照人道主義者的辦法，祇有使我們更加幻滅，更加絕望，資產階級雖然可以領導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革命運動，但是等到各階級的利益衝突起來的時候，牠自然會和帝國主義妥協，壓

迫民衆，出賣民族利益的。這樣的教訓我們民衆已經受夠了。——現在各女士不要驚惶，聽我報告一個緊急的消息，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把我們上海當作瀋陽了，在上海的日本人六千多，今天下半天，在日本小學校開會，在資本家的指揮之下，決議請他們政府即時出兵，用武力鎮壓我們同胞，特別是直接滅撲我們上海以及南邊各地方的反日運動。他們現在會已開完，在那裏示威遊行，他們沿途撕毀牆上和商店的玻璃窗上所貼的標語，打壞商店的東西，有的還拿着木棍到處亂打我們民衆，——

（外面已聞奔跑和叫喊聲）

現在，他們快要擁到這裏來了，這裏咖啡店的老板，恐怕他們進來傷人或是打壞東西，已經把外面豎的‘女作家抗日救國聯盟’的條子收進來了，並且連裏面的標語也要撕去。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種行動是用事實來告訴

我們，已經不是從容討論什麼的時候了，我們要立刻去喚起廣大的羣衆起來自衛，用示威來回答他們的示威！我們要是這樣退讓，自己掩旗息鼓起來，那我們今天不是來開會的，簡直是來丟人的了，我們快到街上去號召衆羣去示威去！

張（黃及年少氣盛的以及鄰室的羣衆，都齊聲拍手）贊成！（但其他小姐太太們都預備逃了）

陳（起立）這個我反對，我們一點沒有預備，去和那些野蠻的傢伙抵抗是徒然作無謂的犧牲。

蘇 主席，我提議緊急散會。

陳 蘇小姐提議緊急散會大家同意嗎？

大家（大部份）同意，同意！（事實上她們早已披衣戴帽紛紛起身要去了。）

陳（與凌商量三數語）下一次的會改在凌小姐家裏召集。

凌 請各位早到，我可以特別招待。

店主（急進來）日本人已經快打來了，前面大街

上王昇春西裝店的鐵門都給打破了，小老板的小肚子也給踢傷了，街上人雖多，誰也不敢還手，各位小姐快些回府去罷，我要關店門了。（蔣張領導着李心南，一部份女士由前門出去，另一部份走至前門不敢出。）

紳士（顧僕人）你快叫長生把車子開到這一面來，聽見了沒有？

僕 車子早已開到這一面橫街來了。

（他們和她相率急出。）

（小孩啼哭聲，汽車開動聲，與外面跑聲俱起，店夥急着關前門，陳小姐究竟鎮靜的工夫好一點，還在原位上付店主人拿上來的賬單。）

陳（舉一張鈔票）這給他們做小賬。

店主 自己人何必客氣。（對男侍）謝謝陳小姐。

男侍 謝謝你，陳小姐。

陳（一面說一面起身，）不算什麼。（他的車夫正開門等着。）

張，黃，蔣， 我們走這邊去！

(舞台轉)

第三場

凌家精緻的客廳

播音機正傳達着美麗的音樂，凌獨自一人聽了一會，很焦躁對了一下手錶和壁鐘。

凌 (不高興地獨語) 中國人總是這麼不守時間的，約好了午後兩點鐘怎麼還沒有來？

(男聽差很恭敬地剛把蔣引進來。)

蔣 (活潑地) 我不是來了嗎？

凌 (回頭見蔣急含笑握其手) 唔，歡迎得很，密司蔣。

蔣 (一邊脫大衣，聽差拿去) 我找了好一回纔找着這個地方。

凌 是的，地方很偏僻，不大容易找。

蔣 不過工廠很多，到處都是煙囪。

凌 這裏接近曹家渡，日本人開的工廠很多，因此地方雖然偏僻，機器的聲音可鬧得很，想要靜靜聽聽音樂都不容易，我很想鬧着叫爸爸搬

家呢。

蔣 外面苑子裏那樣好的花不玩賞，要搬家？

凌 是的，若不是捨不得那些花木我老早搬了。特別是那些菊花。

蔣 那些菊花真是美麗極了，怕培養了不少的時候罷。

凌 媽媽在的時候，頂愛菊花的，家父專雇了一個花兒匠來管這些花，有許多花是由各省各國弄來的種。

蔣 怪不得那樣好看了。（四顧）她們呢？

凌 你是第一個客。

蔣 怎麼，我還當我來遲了哩。

凌 中國人都這麼不守時間，真是沒有法子。連陳小姐也說有家事要待一會兒纔能來，她們呢？密司黃，密司張呢？

蔣 她們等一會兒就來了，密司張因行李在旅館裏扣着，要拿錢去取，直到昨天纔弄到一點錢，所以今天去取了，一會兒就要來的。因為

怕你們等，所以要我早些來，不想我不大認得路所以來遲了。

凌 不，一點也不遲。(時女侍捧過茶點，她親自接了獻給她)請喝茶。

蔣 請別客氣。你知道我是鄉下的女孩子，不大會客氣的。

凌 (含笑)不是客氣，密司蔣，這是很不客氣，因為我不知道什麼緣故一見了你就愛你。

蔣 (也頓時愉快起來)那麼你嫁給我好哪？

凌 (感慨地幻想她)啊，假使你是一個男子。

蔣 你得加幾個字：“啊，假使你是一個有錢的男子”。

凌 不，這一點也不需要加。資產階級的孩子找戀愛的對象，不一定要他有錢，也許越是沒有錢，越顯得羅曼諦克，祇要那對象是美的就成了。(注意着蔣)蔣，你的眉毛，你的嘴唇真美，不，整個的你都使我迷醉，使我崇拜，你是這麼野蠻的，健康的，充滿着彈性的……(忽有

發現)啊呀!你臉上這裏怎麼了?那天在那裏好像沒有看見。

蔣 就是那天出去,和那些日本人衝突,給他們的木棒打傷的。

凌 (急忙笑吻了她一下)可憐,可憐,就祇傷了這裏嗎?

蔣 (握起袖子)這手臂上也挨了一下。

凌 真是幹嗎呢?我覺得你們太英雄主義的了。

蔣 英雄主義的?那天在街上的羣衆,誰不是氣得沒有法子,要和日本人打了,可惡的那些警察巡捕,不去干涉日本人反來禁止中國人不許動。還有些人妄想用好話勸日本人不要行蠻,一點沒有結果反而被日本人打的頭破血流,那纔不值得呢!

凌 你值得嗎?

蔣 自然值得,我雖然挨了他們兩下子,牠們也給我打了好幾個,這就是我生得野蠻的好處。

凌 可是你要給他們打壞了可怎麼辦?我當時本

想用車子送你們回去的，當不住你們一下子就衝出去了。

蔣 坐了汽車逃回家去自然要安全得多，可是誰都像你一樣有汽車呢？小姐。

凌 噯呀！別罵我了，那天不是把我們罵夠了嗎？

蔣 那是批評，不是罵呵，你不是也批評了別人嗎？

凌 是啊，我口真快，很愛批評人家，因此容易得罪人，但是我很能接受人家的批評，祇要人家說得有道理。

蔣 那麼你覺得我們的話有沒有道理呢？

凌 有道理，並且我承認你們後來一定要勝利的。

蔣 那你爲什麼不和我們一道呢？

凌 (很憂鬱地)我想我可不能。

凌 爲什麼不能呢？

蔣 密司蔣，你很聰明，你該承認人類有時候明知道不對的事他不能不做，同時明知道對的事他可又不能做——這就是人類的悲劇。

蔣 我想這是很無意義的悲劇。

凌 不管有沒有意義，但這種悲劇是存在的。

蔣 你研究過這種悲劇的來源沒有？

凌 我想這是由於理想和事實的衝突，你知道我是生長在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的，我的爸爸是好幾個工廠的股東，因此我穿好的，吃好的，又受比較好的教育，你知道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都有他的理想的，我也理想着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但是我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生活慣了，我的教育替我養成了的趣味，也是適宜於這一種社會的，我的朋友又都是這一個社會的人，所以我明知道我的享受都是靠着我的爸爸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但是說起來，很慚愧，我不能拒絕這種享受，就是說我不能離開這種社會來生活。

蔣 自然，在這個社會改成另一個社會以前我們誰都不能離開這個社會來生活的。

凌 這是我的話沒有說的清楚，我是說我不能離

開我的階級。

蔣 那你就很快愉地過着你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好哪，又有什麼悲劇呢？

凌 可不是，無奈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不是很牢的。和我爸爸有關係的紗廠吃不消日本紗廠的競爭，差不得一點就要倒閉，因此祇能從工人身上想法子；叫他們多做工，少給他們工錢，又開除了好一些工作能力比較低的。誰都知道引起了工人的大罷工，好幾個月都沒有完全解決。廠裏一受損失，我爸爸一個時候就很不活動，連家裏的生計都困難起來了。

蔣 可是現在不是夠好了嗎？假使你們還要說困難，那些困難的簡直不知道要怎樣說好？

凌 現在自然好得多了，自從朝鮮慘案發生和日本經濟絕交的空氣又濃厚起來，因此我爸爸那些廠裏的生意也陡然好起來了。及至接連着爆發了瀋陽事件，經濟絕交鬧得很厲害，日本紗廠好一些都停了工了。我們那些廠裏的

貨，簡直是‘供不應求’，把價錢加到一倍以上，生意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爸爸近來總老是一幅笑臉兒的，他現在也贊成我們排日了。他從前祇歡喜我那些哥哥，不大高興我的，近來也很看得起我了。他替我買了一部新車子。昨天我告訴他，我們聯盟要借我們家開會，他歡喜得很，要我代表他歡迎大家，叫我一定留大家在我們家裏吃晚飯。

蔣 那麼，現在你們的地位不是很牢的嗎？凌小姐？

凌 不，我爸爸說，這種幸運是一時的，現在我們的紗價雖然抬到四十兩一包還有人要買，但是這種愛國熱心是不能持久的，日本紗比我們低二十兩一包，結果愛國的心總要被貪便宜的心戰勝的。何況政府又不肯和日本宣戰，或是絕交，目前已然禁止不住他們的競爭。將來也祇有被他們壓迫得更利害的，到了那時候我們又該倒霉了，而且據我爸爸說，那個時

候一定不會很遠。

蔣 既然你知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出路，爲什麼不離開你的階級，找更正確的出路？

凌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人類有時候明知道是不對的事他不能不做……

蔣 那你就該去參加什麼‘民族’運動和帝國主義一道來剝削民衆欺騙民衆了。

凌 但是我沒有那樣積極的意思，第一我的教養，我的趣味，使我鄙棄那種欺人自欺的主張……

蔣 (握着她的手)小姐，你可怎樣辦呢？

凌 (憂鬱地)……我祇能夠過一天算一天，有福可以享的時候我不能不享福。

蔣 等到沒有福享的時候呢？

凌 (自嘲的微笑)到了那時候再說……

蔣 那麼你現在雖然享着福，心裏不是很空虛的麼？

凌 這就是我們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頂痛苦的地方

哪，我很羨慕你們有新的信念的。

蔣 可是你也別忘了我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我取得現在的信念，也是經過很大的痛苦的。你知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面固然沒有出路，我們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者和大資產階級兩重壓迫下面是更沒有出路。我們家原先住在湖南鄉下，當不住不斷的軍閥混戰，南兵來北兵去的，把一點積蓄快弄完了。我父親恨透了，就把家裏幾畝田賣掉了，和人家合夥做生意。因此也上省城裏來念書。可是我父親的生意，因為本錢小當不住風浪，沒有幾年就賠光了。我幸虧一個親戚幫忙纔到上海來念大學。這個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革命的，所以纔多少懂得一點世界大勢和中國的情形。後來，這大學在五卅事件的時候，被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軍閥封閉了。我也時而北京，時而上海地靠寫寫文章教教書生活——可是獨自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是多麼

悽慘可怕啊。(沈在她的淒涼的回憶裏)

凌 這我懂得。

蔣 不，小姐，你可真不懂得，你現在假使不存十分大的奢想，你可以隨意取得你的滿足，但是我呢，這個社會是不許我取得我所要的東西的，甚至於爲着吃飯我不能不教我所不要教的書，不能不寫我所不願意寫的文章。我覺得我頂幸福的是我的童年時代在湖南念書的那個時候，那時候我還是渾渾沌沌的不大曉得事情，我父親的情形也還好。但是，那種幸福的日子是很短的。有一個時候，我甚至於不承認人生有所謂幸福。

凌 我想也許人生真是沒有所謂幸福的。像我現在的生活許多人以爲是很幸福的了，我自己也覺得幸福，但是究竟那一點是幸福呢？愛我的母親早已死去了。父親和我的關係，是我拚命想法子向他要錢他拚命想法子不給，弟兄們呢，現在雖然親熱得很，但是反正祇等父親

一死就要打官司的。

蔣（含笑）你不是有名的交際家麼？你有充分的機會，找到你所愛的人呀！

凌（捉住她的雙手）我剛纔不說過嗎？我一見了你就愛你。

蔣（戲抱之）幸福得很，不過，我不是和你開頑笑的，你對我告白了有什麼關係呢？

凌（天真的笑）我不是很誠懇地對你告白了嗎？我並非開頑笑。我真是很孤獨的，我至今不曾有過什麼愛人。

蔣 你不是認識很多歐美回來的‘博士’嗎？難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你中意的。

凌（笑）哼，是的，我也愛同他們混混，因為他們都學會了侍候女人的禮節，吃飯的時候他會替你傳遞東西，談話是那麼小聲的殷勤的，還帶上一點俏皮的味。洋服的領結打得那麼漂亮的，近來爲着要表示對於國故也很精通，老愛穿幾件中國衣服，可是也和洋服褲子縐紋

一樣來得那麼整齊脫俗，反正無論什麼時候，他們竭力不使女人討厭……但是，除了這些以外，他們有什麼呢？沒有……
……還有一些愛談政治的，更加氣煞我了。時常鬧了大半天，說不出一句中肯的話，他們自然有許多向我求婚的，都給我拒絕了。

蔣 難道說，你就不結婚了嗎？

凌 妙得很，我爸爸也問過我這一個問題。我的兄弟因為怕我分他的財產，也時常婉婉曲曲地這樣問我，還很熱心地替我介紹愛人……我想將來為着生活，也許不能不結婚的。但是我已經沒有幻想了，不以為結婚可以使我幸福了。

蔣 我當你是一個‘幸福的女王’，原來你也這樣否定幸福的，不過當時我不但是否定了幸福，連生命也否定了。我覺得生命不過是我的玩具，過去已經被我浪費得很夠了。祇想到一個什

麼沒有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的剩餘。那個時候，我完全陷入一種厭世的狀態中。我拚命地學抽煙，喝酒，作賤我自己的身子，正在這個危險的時候，我就遇見之敏了，他是我的生命的明燈，把我從絕望中間救出來。我漸漸地恢復了我的勇氣，後來的事恐怕你也知道了（黯然）……

凌（慰撫）我知道的，我聽得密司陳說的時候，我心裏難過得很，我想這在你該是多麼大的打擊。……我也想像過假使我遇了這樣的事，而這個人又是最愛的，我簡直就不能活了。

蔣 要是在兩三年前，我就跟着他死了。但是現在他留下了許多工作給我，我自己也有許多該擔負的責任，我真是忙得連流淚的工夫都沒有哩。

凌 是啊！這就是我羨慕你們的地方，我們也是很忙，但是不曉得忙些什麼。

（自鳴鐘敲三點。）

凌 (瞿然而起) 啊呀! 三點鐘了, 她們還沒有來, 中國人做事, 真是連五分鐘的熱心都沒有。
(拍她) 要不是你來了, 使得我把時間都忘記了, 我可真要等得生氣呢。

僕人 (進來) 小姐, 謝小姐有電話來了(退)。

凌 好, 蔣, 你坐一坐, 我去打一個電話就來, 要是悶, 你可以聽聽音樂。(開機)

蔣 不要緊, 我一點不悶, 聽着音樂反而叫我悶起來了。

凌 (停住播音機) 好, 你可以靜靜地坐一會兒, 我馬上來陪你。

(匆匆地出去, 在她打電話的時候, 黃張在侍僕的引導下, 相偕進來了。)

蔣 (急起) 你們怎麼纔來?

張 在旅館很鬧了一些麻煩。

黃 幸虧密司特劉幫忙纔解決了。怎麼祇有你一個人在這裏呢? 會已經開過了嗎?

蔣 和你說的相反。會還沒有開, 密司凌打電話去

了。我第一個到會的，你們是第二第三。

黃 時候不是已經很遲晏了嗎？

蔣 我和密司凌足足談了一個多鐘頭，我們談得很投機，要不然，真要把我悶慌了。

張 (四顧) 噯呀！密司凌的家庭真是一個布爾喬亞家庭哩。

黃 要不然怎麼會有她那種布爾喬亞理論呢？(凌走進來。)

凌 (愉快地) 你們又批評我了，不怕我惱嗎？

黃張 (急爲禮) 對不起，對不起。

凌 請坐，請坐，一點也沒有什麼對不起，你們批評得很對。

蔣 謝小姐來不來？

凌 她說她明天要送她母親的靈柩回鄉。現在事情很忙，不能來，將來恐怕也不能到會，要我們原諒。

(僕人呈上一信。)

蔣 (急拆之) 好哪，瑪利也說家裏有病人不能抽

身，要等下次纔能來，請我做代表，現在可不知道陳小姐究竟能不能來，要是她可不能來，就祇有我們四個人了，別的事好辦，頂不好辦的，是我告訴我爸爸說今天有十幾位小姐們借我家裏開會，他今天上午出門的時候特別命令廚房預備兩桌酒席，一定要請大家在我家裏吃晚飯，假使她們都不能來，單祇我們四個人叫我怎麼交得下呢？

- 黃 你當我們四個人吃不了兩桌酒席嗎？哈哈！
- 凌 酒席吃不吃還不要緊，回頭我爸爸還要親自來致歡迎詞哩。
- 張 蔣，你騙他說我們來了好一些人。因為家裏都有事所以會開完就回去了，祇剩了我們幾個沒有事的在這裏吃晚飯，不就交代得過去了嗎？
- 黃 對呀！
- 凌 可是那樣一來，太顯得我沒有面子了，好像我平常有多少了不得的朋友都是吹牛皮的了。

蔣 (愉快地)我們不都是了不得的嗎?

凌 我心裏也就是覺得你們幾位頂了不得，不過人數太少了，纔有點寂寞，真是說起來氣人得很，平常我在家裏招待的朋友們開什麼跳舞會，晚餐會一來總是好幾十個人，誰知一開這樣正正經經的討論會就不來了，連最愛到我這裏來坐的士模夫婦也說有約會不來了，什麼了不得的約會，無非是去聽戲罷。

黃 你氣什麼呢？這都是你那信上寫差了，你若是說‘今天散會之後家父招待晚餐，並且有跳舞會’，也許來的人就多了。

蔣張 (笑)對呀！對呀！

凌 別笑話了，抗日救國的會，怎麼好跳舞呢？

黃 有什麼不可以？上次水災籌賑，你不是也跳舞了嗎？

凌 那是替災民籌款啊。

黃 現在你可以說是替抗日救國會籌款就得了。

凌 哈哈，不錯，不錯，無論有什麼天大的事情，總

無非要籌款，因此他們總有的是跳舞的機會，正和小倩總有的是票戲的機會一樣。

黃等 哈哈！

（僕人又以盤子呈上一信。）

凌（急拆之匆匆覽過氣憤地交給黃）你瞧，這是多麼氣人的事，他自己是發起人也不來了。

黃（接問之）她沒有說不來啊，她不過要我們改期啊！

凌 她不是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中國人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認識不充分，她以後想埋頭研究不問外事嗎？

黃 中國的學者，都是這樣想法。

張（極憤）哼，等她把廿四史唸熟了再來革命罷。

蔣 我看她是受了胡博士影響罷。胡博士不說嗎？標語，示威，罷課都是沒有用的，我們得內心鞭策，所以陳女士就要埋頭研究不問外事了。

黃 不，陳女士的見解比胡博士進步得多了，我看他反而中了新胡適之派的毒，她大約要等到

研究好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中國革命的高潮是不是已經到來，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不是帝國主義和殘餘封建勢力，然後才慢慢地決定中國到底要不要革命哩。

蔣 她那裏真研究得那麼許多，她不過研究中國革命是不是於中國資產階級有利益就是了。

張 真是倒霉！這麼一來，我對於羣衆運動又不能不失望了。

黃 這有什麼可以失望的，現在全世界已經到了革命鬥爭極尖銳化的時候了，不走到極左邊來，就是滾到極右邊去。我們要這些根本合不攏的羣衆幹嗎呢？（僕人領李心南進來）

凌 （愉快地握着李手）啊呀！密斯特李，來得好，我們又添了一個羣衆。

黃 你怎麼纔來？

李 給羣衆阻住了啊！

黃 什麼給羣衆阻住了？

蔣 你怎麼連嗓子也啞了？

李 你們剛才沒有看見嗎？真是了不得的盛會，現在恐怕已經集上兩萬人了，起初是在勞勃生路川邨紀念塔的附近的空地上有好幾十個學生對羣衆演講，我們應該怎麼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東三省，誰知普陀路捕房的日本巡捕看見了不問情由就想用暴力來趕走他們，同時駐在戈登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已派四架鐵甲車出來想把大家衝散，日本巡捕看見了更加威風起來了，把講演隊的旗子扯掉，逢人就打，並且捉了幾個講演的人，這下把羣衆的火激起來了，一萬多人大聲喊‘打’，把捉了去的人又搶轉來了。把那幾個巡捕打得頭破流血躲到一個雜貨店裏去了，羣衆又去打那個雜貨店。那些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鐵甲車，雖然如臨大敵的在馬路上衝來衝去，但在那樣狂烈的羣衆面前也無可如何——真是壯烈極了！我生平沒有看見這樣的場面，現在才知道羣衆的力量不是假話了！我眼淚也流

了，嗓子也跟他們叫啞了，好容易才從人裏面擠出來告訴你們。他們現在還沒有散，人越集越多……

凌 真的嗎？怎麼外面鬧這樣大的亂子，這裏一點也不曉得？

李 曉得什麼？像你們躲在這樣的洋房中間，亡了國也不會曉得的，你們開過會沒有？

凌黃 人沒到齊，還沒有開。

李 這樣的會，就每天開一次也沒有用，我們離開這樣的地方快跑到羣衆裏面去罷，那才是真正力量！

黃 心南，你也真是有了發展了，我們去罷，張，蔣。

蔣 去，我們這一趟真正是用示威回答示威的時候了！

張 我也可以替我那些學生洩一洩怨氣了。

黃 好，密司凌，我們再見了。（他們一擁而出）

凌 （等了半天）他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等待在

屋子裏幹什麼呢？

（電話鈴響）

（侍女上場）

侍女 小姐，張少爺打電話來催你去打小高爾夫。

凌 是嗎？好極了。去叫小王預備汽車！

（遠聞羣衆叫喊示威聲）

——幕——

一九三二的

月光曲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月到中秋分外明。”

登場人物

- (1)王茂林 前外商公共汽車賣票工人。
- (2)他的女人，林三姐。
- (3)他的女兒，阿金，和他的剛一歲的孩子，小毛。
- (4)林德潤，茂林的內弟。外商公共汽車新賣票工人。
- (5)張國良，山東幫的前賣票工人。

(6)施有貴,湖北人,銅匠間工人。

(7)二嫂 被捕工人陳阿二之妻。

(8)包探巡捕。

(9)阿四 不登場。

時代 現代。一九三二中秋夜。

地方 上海

王茂家林

(茂林和有貴靠着桌邊,低聲談着什麼。茂林手弄着茶碗似乎非常憂煩的樣子。聽了有貴說的幾句話又振作堅決起來。小孩子哭得厲害,妨害他們的談話。)

茂林 不要哭?(生氣向他的女兒)阿金,拍一拍他呀,幹什麼去了?

阿金 (放下手中的活計趕忙拍小孩)小弟弟鬧覺覺,啊啊啊……

茂林 (回頭對有貴)好,祇要你們肯幫忙,我們還是可以勝利的。

有貴 幫你們的忙就是幫我們自己的忙。我去邀

春山他們，要開車的也參加。明天早上我們在××茶館裏見。(起身)

茂林 吃過晚飯去不好嗎？(自笑)不過我老婆沒有回，還不知道有沒有晚飯吃呢。

(衙堂裏放鞭砲。)

有貴 對呀，今天是中秋，資產階級都鬧着過節哩。

茂林 反正在我這裏隨便吃一點飯去罷。

有貴 不要客氣。我還要去請兩三個人。太晚了恐怕要回不去，你知道後天是九一八紀念，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們怕我們反抗，到處都戒嚴呢。

茂林 好，那麼你先走罷。我隨後也要到會裏去的。(有貴取帽子戴了匆匆下樓。)

茂林 (送到樓邊)不送了。(折轉來到牀邊逗了逗小孩)小毛！

(小孩又哭。)

茂林 (拍拍)啊啊啊。別哭了，媽媽一回兒就回來

了。

阿金 他是要吃奶了。

茂林 給一點奶糕他吃呀。

阿金 (指桌上的筒)早沒有了。

茂林 飯呢?用開水泡一點飯餵他。

阿金 (起身)好。

茂林 啊…………小毛毛別哭,姐姐泡飯給你吃了。

(忽停着叫他女兒)哦,阿金!你到晒台上去
看看我的衣乾了沒有?

阿金 好。(轉到晒台上去)

(楊二嫂上樓來。敲門。)

茂林 誰呀?(門開)哦,二嫂子,請進來坐。

二嫂 (含着寂寞的笑進來)你今天在家裏過節
嗎?

茂林 那裏,我們還過什麼節。我是剛回的,一會
兒又要出去。

二嫂 大嫂呢?

茂林 他出去好半天了。馬上就要回的。我等着她

弄米回來吃晚飯哩。

二嫂 我也是來借晚飯米的啊。

茂林 你不來我也安排送過來的。比起我們家來，你家的這個節又過得更苦了。你該有些埋怨我們罷。

二嫂 幹嗎埋怨你們？又不是爲着你們纔罷工的。我爸爸說得好，老二雖然給捉去了，他倒可以在牢裏安心地過一個好節了。苦的還是我們這些在牢外面的。你想老的小的都等着要吃，天氣涼了，還得想法子送衣服進去，叫我一個女人怎麼辦。

茂林 是啊。……我今天上午碰了石和生的老婆，她也這麼說哩。我們罷委會正在想法子，一面再請律師去替被捕的同志辯護，一面募些款子來援助被捕同志的家屬。

二嫂 那更好了。不過我們這次的罷工不是完全失敗了嗎？

茂林 失敗了。可惡的外國資本家，欺負我們沒有

自己的政府，從最初就強硬到底，收買大批走狗，破壞我們的團結，捕去我們有力的幹部，曉得上海有的是失業的人，他們快招到三百多新工了，皮爾那傢伙親自訓練。現在各路的車子差不多都恢復了，我們是失敗了。

二嫂 我們……我們難道就這樣算了嗎？（她憤恨得快要哭出來）

茂林 不的，二嫂嫂，我們工人階級的意志是鐵的意志。我們不是爲失敗來罷工的，我們是爲着勝利，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得最後的勝利纔幹的。

二嫂 要不是這樣相信，我也決不讓老二去幹那危險的事了。不過現在真是爲難得很。

茂林 誰不是呢！

（女兒拿衣服進來，）

阿金 （對二嫂爲禮）啊呀，楊伯媽。

二嫂 阿金姐，你今天沒有上廠裏去嗎？

阿金 怎麼不去。我現在是做晚工。一會兒就要去的。媽媽還不回，沒有人招扶小弟弟哩。

二嫂 真是阿金姐能幹，不知代替媽媽做了多少事，現在又可以賺錢養家了。

茂林 我本想送她到小學裏讓她去多認識幾個字。沒有法子，書是有錢人讀的。這麼一來不能不讓她也去替我幫幫小忙。

二嫂 我家裏的女兒要有阿金姐這樣大就好了。
(阿金把衣摺好交給她父親。)

茂林 (一面換衣)阿金你拍拍小毛。

阿金 (拍仍哭)

二嫂 小姪姪要喂奶了。剛纔阿貴嫂送了我一點奶糕，沖點給小姪姪吃罷。(自己起身沖奶糕)

茂林 謝謝你。

二嫂 我們還用客氣哩。

茂林 啊呀，他的娘回來了。

(他的妻三姐，提着一袋米，一小籃子菜

進來。)

三姐 今天買菜貴得要死。

二嫂 (半頑笑的) 噯! 一開口就不說好話。你忘了今天是過節嗎?

三姐 就因為是過節纔把菜都買貴了呀。

茂林 早上去買還好一點, 這時候去自然更貴了。怎麼樣, 當了多少錢?

三姐 瞧你這個人! 有客人在這裏怎麼好問那樣的話呢?

二嫂 我這樣的客人是不要緊的。現在這個世界有東西拿去當還算是闊人哩, 怎麼樣, 大嫂嫂, 你們的米要是有的多, 我還想分一點去, 成不成呢?

三姐 多是多不了的, 分是讓你分一點去。怎麼, 又勞你替我的孩子沖奶糕, 我們家奶糕不是沒有了嗎?

二嫂 阿貴嫂分給我一點, 我又分一點給他吃。

三姐 那怎麼好。

二嫂 有什麼不好，他可不是我的可愛的娃娃嗎？

三姐 這麼說，我更得分點米給你了。（一面含笑分米）我們也實在沒有什麼好當的了。包了他那件沒有繳去的號衣和一些零碎東西，跑了好幾家纔當掉，別的人家都不要，要的又祇肯出一塊半錢。說了半天好話，說要過節沒有法子纔當了兩塊錢。

二嫂 你把號衣當掉了嗎？我們家那身給黃老板催逼了好幾次，早繳還給公司了。

茂林 那一個黃老板？

二嫂 黃元茂雜貨店的黃老板，就是替老二做保的那個人。他說公司催的很緊，不繳去要問他賠的。

茂林 我們這裏也催過好幾次了。我不管，當掉了吃幾餐飯再說。

三姐 好了。二嫂，分給你兩升米應應急，過了今天再說。我們反正祇能夠吃一餐算一餐的。

二嫂 行了。有了兩升米我們家可以過兩天了。這

些日子我們一家人都祇吃一升米一天哩。

(放下奶糕碗提起米袋要走)好,我少陪了。

茂林 我們早一點弄飯,吃過晚飯去罷。

二嫂 不。

三姐 那麼至少坐一坐啊。

二嫂 坐也不坐了。怕家裏老人家不放心。我的頂小的那個孩子,今天是過出世以來第一個中秋節,老子給捉去了,難道娘也好不在家嗎?

三姐 好了,那麼說,你就快些回去吧。我也送點東西給你的孩子。(從籃子裏拿一點東西給她)

二嫂 (接過)啊呀,香蕉,好極了,我們孩子頂歡喜吃這個,這幾天他又上了火,拉屎也拉不出來,撒的尿全是黃的,正好讓他吃吃香蕉哩。好,少陪了。

茂林 慢走,我們明天許來看你們。

三姐 好生走,拜上伯伯,沒有過去替他老人家拜

節。二哥的事不用着急，我們大家要想法子的。

二嫂 曉得了。這樣的事是嚇不倒我們的。

(她下去了。)

(阿金餵小孩子奶糕。)

三姐 你去洗米啊。快些弄了飯去上工。小孩子我來餵，我實在走得有些累了。

(茂林換衣。)

三姐 怎麼你又要出去嗎？今晚一晚待在家裏不也成了嗎？

茂林 晚上我還要去走幾家人家。

三姐 (一面餵孩子一面有些怨恨地)不在家裏吃飯嗎？

茂林 吃過飯去也好。回頭恐怕還有幾個客來。老張說是要來看我。

三姐 那一個老張？

茂林 就是那個山東人。

三姐 叫張國良的，是不是？他不是頂反對你們的

嗎？

茂林 起先因為沒有舉他們山東幫的人做罷委，他反對我們。聽信了××派的話，一定要另外組織罷委到××府去請願，我們說請願是沒有出路的，他們不相信，我們也就陪他們去，後來果然是一點辦法沒有，他們纔相信我們的話是對的。我們又把山東幫的人也舉了幾個參加罷委，所以他們現在反而成了我們的好朋友了。他曉得我家裏困難，說還要替我想點法子哩。

三姐 他們山東老鄉幫口是很緊的。

茂林 我們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同鄉觀念到處都還是很深的。我們定要打破這種觀念纔能夠發展我們階級的組織。不過目前也還是相當地要利用這種關係纔能夠深入他們的。

三姐 我不討厭山東人，卻有點討厭湖北人。“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這話，真有點不

錯，今天來收房租的那傢伙就是個湖北人，二房東徐先生不在家，他的少奶奶要我去對付他幾句。我說今天是過中秋節，請他改一天來。那傢伙其勢兇兇地說：“外國人不過中國節的，”非要不可。開口閉口總是拿外國人來嚇人。

茂林 你這就是地方觀念。做資本家的走狗的無論是那地方的人也一樣的好不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就是湖北人。他就是我們的頂好的同志。他正在那裏發動銅匠間的工人應援我們。我們要早和他聯絡就好了。這趟我們沒有發動銅匠間工人開車工人來參加也是失敗的大原因。

三姐 那姓施的——

阿金 (遮住他們的對話) 媽媽，米淘好了，火也生好了。我來不及吃晚飯，想吃一點開水泡飯上工去，不然就要晏了。

三姐 好，你快些吃了去罷。飯我自己來燒。反正

也沒有什麼菜。(回頭望她丈夫)那姓施的來過嗎?

茂林 (小孩子吃過東西,慢慢地就睡着了。)他剛去的。

三姐 難怪了,我昨天碰了他,他說要來看你。…
…哦。我還要告訴你,我的兄弟也要來看你。他昨天來過一次了,你不在家,

茂林 你說你那一個兄弟?德純嗎。

三姐 不是,是德潤。

茂林 德潤!他要來看我?看我幹嗎!

三姐 他說他要來向你解釋。他剛從廣東來不曉得這邊情形,又沒有找着我們……

茂林 得了,你對他說沒有什麼解釋的。叫他謹防再挨打!我昨天晚上還打了一個工賊。

三姐 (很悲切地)他也是沒有法子纔去投攷的,他又不曉得你在廠裏。你們碰了他好好地對他說就成了。幹嗎那樣打他呢?無論怎麼說,他總是你的親戚啊。

茂林 他是我們的階級的敵人！是我的什麼親戚！

三姐 那你就認他做親戚了

茂林 ……………

三姐 你乾脆連我也不必認了罷。

茂林 (冷然地)這不必奇怪的。你那一天做我們階級的敵人，我那一天就不認你做老婆！

三姐 ……(停住拍小孩的手拭淚啜泣。)

(新賣票工人林德潤穿着號衣突然跑進來。)

德潤 (一把握住茂林的手，)茂林哥，我——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是你們的戰友。

茂林 (把德潤用力推開)媽的，你是我們的戰友？你這破壞我們罷工的工賊！

德潤 茂哥，你聽我說！

茂林 沒有什麼說的，你走！不然我就要打你。

德潤 茂林哥，你要打你就打罷，你應該打的，我破壞了你們的利益。但那時我也有我的苦衷的，我從中學畢業出來滿望找一點什麼

事情，誰知道從故鄉跑到武漢，從武漢跑到廣州，到處都是失業的人，找不着半點事，回到上海來又找不着你們，住在小客棧裏一點辦法也沒有，恰好這個時候公司裏鬧風潮，把舊有的賣票的都開除了，另招新工，有人勸我去投考，我祇好去試一試，自然很容易就考取了。當時說工資一層比舊工人的二十三塊還有的加，我當時想到在這一個時候是找着生路了。

茂林 (憤然) 你可曉得你找着了生路，別人都被你們害得不能活了嗎？

德潤 曉得的。起先我不過覺得有些問良心不過，後來我看見你們組織了決死隊，到處打汽車，我自己又給你們拖下來打了一頓，我纔曉得事情是比我所想的嚴重得多。我想我甯可以不吃飯不可以再做工賊。

茂林 那你現在爲什麼還穿着號衣呢？你沒有想到這是從我們身上剝去的嗎？

德潤 因為想到我纔安排不幹的。但是我一個人不幹了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有三百多人都是爲着沒有法子生活纔進去的。要不幹我們大家不幹。

茂林 你們是爲着同情我們嗎？

德潤 與其說是爲着同情你們，不如說是爲着我們自己的利益。

茂林 公司對於你們不是優待得很嗎？每張車子上不是派武裝巡捕替你們保鑣嗎？不是允許加你們的工錢嗎！不是……

德潤 恰好相反的，茂林哥。我們新工也被開除了五六十人了。本來允許加我們工錢的，這個月發下來的還是二十三塊錢。從前那些高麗查票員在你們罷工的時候不是不肯代替你們賣票嗎？現在也都被開除了。換了一大批萬惡的白俄查票員，公司發給他們每人一根皮鞭子，遇着我們有措油的或是不如他們的意的，他們就用皮鞭子抽我們。瞧我

的臉上！我祇忘了賣一張票，他就是一鞭子抽過來。茂林哥，你們那天晚上打我不能不算利害，可是我一點也不怨恨你們，我覺得我是對不住你們，應該受你們的制裁，但是這些白俄，這些帝國主義的死走狗，竟把我們不當人。這一鞭子的仇恨我是一輩子也不忘記的。不但是我，我們三百幾十個人沒有一個肯在白俄的皮鞭子下面服務，我們前天開了一次大會提出了幾個要求，要趕走這些狗娘養的白俄查票員，不許開除工人，要改良我們待遇，增加工錢到四十塊。中秋節要發節賞。

茂林 唔，和我們罷委會的要求大體是一樣的。那麼你來找我幹嗎？

德潤 我們想和沒有繳掉號衣的老同事聯合起來，廠裏和廠外打成一片。他們說你不也是沒有繳掉號衣的嗎？

茂林 哼，沒有繳掉，繳到當舖裏去了。唔，（熱心

地)唔,你們的條件已經提出去沒有?

德潤 今天早晨提出去了。

茂林 假使外國資本家不答應你們的條件呢?

德潤 有人主張再去請願。

茂林 再去請願?×××!我們的經驗不是夠你們學習嗎?

德潤 是的,所以我們還是主張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資本家不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決定罷工!

茂林 (急止之)喲,小聲一點,公司的走狗阿四就住在我們隔壁。——唔,(更進的)假使公司照舊強硬到底,把你們全部開除另招新工呢?

德潤 我們也想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已經決心了。外國人強硬到底,我們也強硬到底,他們若是再招新工,我們就要打死那些新工!特別是那些白俄!

茂林 哈哈,你們也痛恨人家破壞你們的罷工嗎?

德潤 (面赤)不過我想他們就是再招多少次新工也是要鬥爭的,也是要罷工的。二十幾塊錢一月誰能夠維持生活? 況且還要挨白俄赤老的皮鞭子。

茂林 可不是,無論中國外國的資本家怎麼樣利害,我們的鬥爭是不會停止的。——唔,可是開車的,和銅匠間的兄弟們都接洽過沒有?

德潤 也派人去接洽了。今天晚上老何家裏請吃節飯,說就是談這件事的。(小聲)

(有人敲門。茂林急止德潤,去開門。)

(山東人張國良進來。)

茂林 啊呀,張先生,嚇了我一跳。

國良 啊呀,你當我包打聽嗎? 我是特來拜節的呢。

茂林 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我們雖是好朋友,你可還是第一天上我家,——我替你介紹一下,這是我老婆,這是我的親戚,這是

我大女兒，那是我的小孩。

國良 啊呀，好福氣。

三姐 還是福氣哩。不知道給什麼他們吃。——
(遞茶)張伯伯請茶。

國良 謝謝你。我說嫂別着急，吃總是有得吃的，
常言說得好，天生一個人總是有一份糧的。
要不然窮人可別生孩子了。好，今天伯伯請
你們吃月餅。(把帶來的包子打開)

茂林 啊呀，好極了。我知道你一定要帶什麼好東
西來的。不過何必真這麼費事呢？

國良 這有什麼。無非大家樂一樂。我原籍雖是山
東，家是住在安東的，去年九一八的亂子一
來，老婆，兒子全沒有消息了。現在剩下我
一個光人在上海。平常還沒有什麼，到了過
年過節，總不免更加想起他們。看了你們這
樣有兒有女的真是羨慕極了。

茂林 那有什麼呢？我們的兒女不就你的兒女嗎？
我叫他們都拜你做乾爹好不好。

國良 好極了。

茂林 (吩咐阿金) 阿金以後叫張伯伯做乾爹好了。

阿金 好。(她的飯吃好了。)

國良 乾爹不是可以白做的，今天沒有預備禮怎麼好呢？

茂林 要什麼禮，月餅不就是上好的禮嗎？(拿一個給阿金)快謝謝乾爹。

阿金 (接過)謝謝乾爹。(她匆匆要出去的樣子)

國良 不要謝，不要謝，改天買衣服料子給你，啊，好孩子。

阿金 (收拾籃子)舅舅，乾爹，多坐一會兒，我要去了。

國良 咦，你上那裏去啊？

三姐 他要上工去了。今天已經遲了。(她和德潤談着什麼)

國良 她也在廠裏嗎？

茂林 她在這靠近左邊的一家絲廠裏。今年絲生

意不好，原關了門，最近纔開門的。

國良 真是好孩子，就能做工幫家裏了。我那個女兒原先也是在安東一家絲廠裏的呢。

茂林 是嗎。(天色暗了，起身點了一支洋蠟，外面鞭砲又響。)

三姐 (停了停和她兄弟的對話)爲什麼不把她帶到南邊來呢?

國良 她的租母很歡喜她，離不開她。現在想起來反而是把她帶來好着了。雖說沒有飽飯吃，靠着賣血汗性命總是保得住的。

三姐 我看張伯伯不必着急，她一定還是在的，不過是沒有寫信給你就是了。說不定什麼時候你又可以碰見他們。

國良 咳，嫂子，我不做那樣的夢了。那有那樣的好事。其實呢這也不算什麼。現在東三省亡了快一年，有三千多萬中國人做了東洋人的奴才。今天據報上說是東洋人承認什麼滿洲國的日子，中國人也是一點不在乎的。

你聽，外面鞭子炮仗放的多麼起勁，好像替東洋人在那裏慶賀似的，一點也不痛心，我失掉了一個老婆一個女兒又算得了什麼呢？你知道我們山東很苦，官府剝削得厲害，靠種田是不容易活的，所以許多許多的人都到外面去謀生，我們隔高麗國很近，到高麗國去種田，做工，做小生意的很不少。前年不是鬧高麗人殺中國人的案子嗎？我們的親戚鄰近的有的給殺掉了，有的打傷了。誰不知道這是東洋人頑的把戲？但是中國派一個官到那裏去看了一下就算完事。——反正，沒有說的，中國人的性命不值錢就是。

德潤（他插進來講話）我想中國人總有值錢的一天！

國良 對呀，我也這麼想。——哦，對不起，我祇顧自己說話還沒有請教你老兄貴姓哩。

德潤 敝姓林。

茂林 他是我們的老舅。

國良 哦，(打量他的號衣)林老哥也是我們的老同事嗎？

德潤 (很惶愧的)不是。

茂林 (帶笑的)他是新同事。

國良 ——新同事？

茂林 他不但是新同事而且還挨過我們的打的，不過他現在懂得了我們爲什麼打他了，他已經變成我們的新同志了。(他和張耳語)

三姐 (她忙着在做飯)弟弟，你去替我泡一壺開水來好不好？阿金上工去了，許多事情就不便當了。(她拿了一點東西到下面廚房去了。)

德潤 (接過壺)好的。(他下去了。)

國良 (點頭)唔。很好。我也有事情要報告你的。你知道我們山東人同鄉觀念頂重的。新工裏面也有不少的我們同鄉，這個線索也給我找着了，他們都聽我們的話準和我們一

塊兒幹。

茂林 不過你可以用同鄉的關係去接近他們，可
不能停留在同鄉關係上面，要使他們知道
我們不管是那一省那地方的工人，我們祇
是屬於一個階級。祇有我們整個工人階級
的利益纔是我們的利益。過去他們破壞我
們的戰線是錯的。現在廠內的新工和廠外
的失業工人聯合起來和外國資本家鬥爭是
對的。這一趟是我們最要緊的機會，萬不可
以再失敗的。首先我們得和那些走狗們作
鬥爭，爭取罷工的領導權，克服我們在前次
罷工裏面所犯的那些錯誤，把開車的，銅匠
間的兄弟都聯合起來，和我們一致行動。祇
有這樣纔可以使我們得到勝利，你說對不
對？

國良 一點不錯。開車的工人裏面也有我們許多
同鄉，我也聯絡好了。這趟一定可以和我們
一致的。

茂林 那就好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剛和我談了半天，他也答應極力去發動他們。那麼明天我們到××茶樓見罷。

(德潤匆匆上，開水壺提在手裏。)

德潤 (急叫其姐夫)茂林哥，外面衙堂口來了一些巡捕包打聽好像是到這裏來的。

(隔壁在那裏拉胡琴。)

茂林 媽的，一定是隔壁劉阿四那走狗告密的。我多久就想搬家，就因為沒有錢搬不動。……

國良 不，我曉得了。這一定是我剛纔帶來的。我來的時候總覺得後面有人跟着似的。原來果然是他們。他們大約是從昨晚就跟着我的罷。

茂林 怎麼，昨晚××路的車子是你打的嗎？

國良 是的，開車的是阿余那走狗。我實在氣不過了。——好的，(他拍了拍胸膛)好漢作事好漢當，今晚中秋佳節，不要連累了你們，讓我去自首吧。

(德潤忙中把開水壺隨意放在路上。)

茂林 (攔住他)那裏的話,我們新的鬥爭開始,正需要有力量的幹部,不是你一個人做英雄的時候。我們走吧。這裏有一張後門。你們跟我來。(隨手丟一頂帽子給張)

(隔壁的人正合着絃子唱“八月十五月光明”。他在壁上撲通地打了一拳。)這走狗!你還在那裏“八月十五月光明。”今晚要月蝕哩。(他們匆匆同下。)

三姐 拿了一些碗筷匆匆進來,預備擺在桌上。碰了開水壺燙了一下腳。

三姐 (握着腳)噯唷!德潤真不能做事。——咦,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把米都煮下了,怎麼又走了呢?

(牀上孩子哭。)

三姐 (急把水壺拿起放在桌上。)別哭,別哭。媽媽就來了。

(當她回頭一看時,門口早站着幾個巡

捕包探了。)

三姐 (很冷靜地抱起她的孩子來喂奶奶。一面點頭說)請進。

(巡捕們輕輕進來用電筒照了一陣，無所發見。)

(外面鞭砲聲，歌唱聲。)

三姐 (隨手泡了幾杯茶)好熱鬧的節。各位先生辛苦得很，喝杯茶罷。

包探 (點了點頭)謝謝儂。勿要客氣。

(小孩子又哭。)

三姐 (換一個奶)哭什麼呢？媽媽自己沒有飯吃那有多的奶給你吃呢？

包探 (用目光搜索有頃，默然示意巡捕輕輕退出去。)

三姐 (目送他們出去)反正奶子不夠，還是讓你吃一點飯罷。(把小孩子放在牀上，讓他哭。匆匆端飯菜來。)

三姐 (一面自己吃了幾口，一面餵他嘆了一聲。)

孩子，今晚是你陪我過中秋了。……快些大起來，掙出一個光明的世界來吧。

（她繼續地餵着止住了哭的孩子。

外面遠遠鞭炮聲歌唱聲更大，
風吹燭滅，水銀似的月光瀉入戶內，
照着這轉換期的母子。）

——幕——

九，一九。

No. 0804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2, 20, 出版

1-2000 册

分店

南京 福州 漢口 九江
北平 廈門 開封 成都
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田漢

田漢戲曲集第二集

實價八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410B

柳亞子藏

No. 185

